

南洋文庫

玲瓏



2

新書預告

南洋文庫 3

南洋之美

南洋藝術論文選之一

瑪戈著

這是許鍾祐先生以瑪戈筆名在南洋商報「和平」副刊及星期刊上發表過的十篇檢討藝術論文的選集，其中「南洋之美」和「紗籠之研究」兩篇，係作者大膽嘗試新題材的成功之作；「藝術與民族」及「關於民族性的課題」兩篇，均是發揮先進藝術理論家的超特意見，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以外還有幾篇關於中國繪畫的論述，都是作者根據「氣韻生動」的古畫論而給以較新鮮的解釋，立論新穎，大可提高我們對中國繪畫之欣賞趣味。像作者這樣對美的南洋以及美的繪畫深而有趣的鑽研，必將在靜寂的南洋學

術界激起一種新的聲響。全書在排印中，爰將內容預告於下：

- (一) 南洋之美
- (二) 紗籠之研究
- (三) 藝術與民族
- (四) 關於民族性的課題
- (五) 從社會學的眼光看中國繪畫
- (六) 中國繪畫的自然觀
- (七) 畫面之美瓊論
- (八) 文人畫小談
- (九) 一個音樂的感想
- (十) 廣播中的音樂欣賞

社 書 強 通

本號代理
通海粵叻
什誌刊物
歡迎訂閱
歡迎文具
學生用品
小說圖書
出租零沽

號廿牌門場市央中生巴

庫文洋南

2

• 選說小作創洋南 •

玲 玲

者 作

維 蘇 霍 藍 韓 淮
今 雯 超 凌 水 華

•••••

司公限有社刷印洋南

1. 8. 1950.

枕
風

玲 玲

(目次)

小引·····	龔廷齡
序·····	陳振夏
寫在前面·····	曾鐵忱
玲玲·····	淮 華 (一一三四)
犧牲·····	韓 永 (三五—四三)
梭羅河上·····	藍 凌 (四四—五〇)
給一個淪落風塵的女人·····	霍超然 (五一—五五)
寒途·····	蘇 雯 (五六—七二)
白衣女·····	維 今 (七三—八〇)

小 引

南洋創作小說選第一集「褪了色的天堂」之印行，是我們一種大膽的嘗試。這所謂大膽有幾方面的解釋：第一、我們對於「南洋文庫」之編印，懷着爲馬華文化服務的崇高的理想和實踐，作爲文庫第一冊的「褪了色的天堂」第一次同讀書界見面，我們總希望能獲得讀者的良好印象，然而如果不是「貨真價實」，這個良好印象是不易僥倖獲致的；第二、南洋創作小說選之選集，以我們所搜集的優秀作品來說，雖不好說是「汗牛充棟」，但却有美不勝收之感，這完全是馬華文藝的精良收穫物，我們深懼選稿時容有未週之處；第三、在南洋，創作小說選之出版，可說事屬創舉，我們要兼顧到作者、讀者、編者和發行者幾方面的興趣，如何才能達到意識正確、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和發行普遍而迅速，乃是我們時刻不能釋於懷的問題，尤其在校對上要求細心，以期儘可能減少魯魚亥豕一類的錯誤，我們一直不曾忽視。由此可知在出版前，我們的心情是怎樣的沉重！

「褪了色的天堂」出版後，讀者熱情愛護的反應，足以證明我們事先的小心從事已贏得現實的報償，而且更証明讀者對於選集的內容和低廉的售價，恰合了他們的要求，以此初版

於數日間即行銷售一空，這對馬華文藝作者是絕大的榮譽，對我們更是絕大的鼓勵！

現在我們在廣大讀者的策勵下，決定把南洋創作小說選第二集「玲玲」提前出版，這一集在選材、印刷以及校勘上，我們都曾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不會使愛護「南洋文庫」的讀者失望；而且我們還敢於向讀者保證，以後續出的文庫，我們祇有力求精進，藉以酬答讀者愛護的盛情。

最後，對於文庫的選稿、印刷、裝幀和發行等技術問題，我們智慮難周，竭忱歡迎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教。

龔延齡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

序

在火藥氣味充滿着太平洋沿岸的今日，南洋文庫的出版，該算是動盪時期中一支玄妙的插曲吧！

把一塊石頭投在平靜的水面上，立刻便會使水面上泛起一層層的漣漪。同樣地，當靜靜的馬華文壇上突然多出了一部醒人眼目的讀物時，其影響自然也是可想而知的。

南洋文庫編輯的創作小說，內容并不限定於單純地散發着赤道上的熱帶氣息，同時也給間雜着由遙遠的北國所吹來的寒風。這是大時代的兒女往來於祖國和南洋之間情感的自然滲透，也就是南洋華僑社會文化與祖國文化交流的一種表現，這裏面曾經替時代留下了一些深刻的痕跡。

南洋文庫第一集「綴了色的天堂」出版後，因為很快的銷行遠近，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於是乎，我們不能不趕着把第二集「玲玲」提前付印，使它早點兒和讀者見面。這些曾經在商報和平副刊發表過的作品，雖然大多數讀者們對於它總算是有着一面之雅了，但這些作品畢竟是值得回味的，惟其如此，所以也值得我們重新來加以發表，加以流傳，尤其值得讀

者們重新來加以賞識。

一篇優秀的文藝創作的出現，得來原是很不容易的，對於一般作者來說，一篇得意傑作的產生，有時簡直就像做夢一樣，機會往往是一縱即逝的，何況完成了一篇得意的創作之後，要好好地將它表現出來，往往又是另外的一回事。文學這藝術，也和其它的藝術一樣，如果表現不得其所或不得其時，在作者自身，既不免會有着被埋沒的危險，在別人也不免是一種無謂的損失。昔人有「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之歎，又有「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憤慨語。前者說明了表現不得其所的可悲，後者說明了表現不得其時的可慮。古以來正不知有多少文人辜負了自己，也正不知有多少優秀的作品被別人所辜負呢！

上述的理由使我們意識到珍視一個時代或一個地方的優秀的文學創作，那該是任何愛護學術文化者應有的責任，尤其是對於反映現實的文學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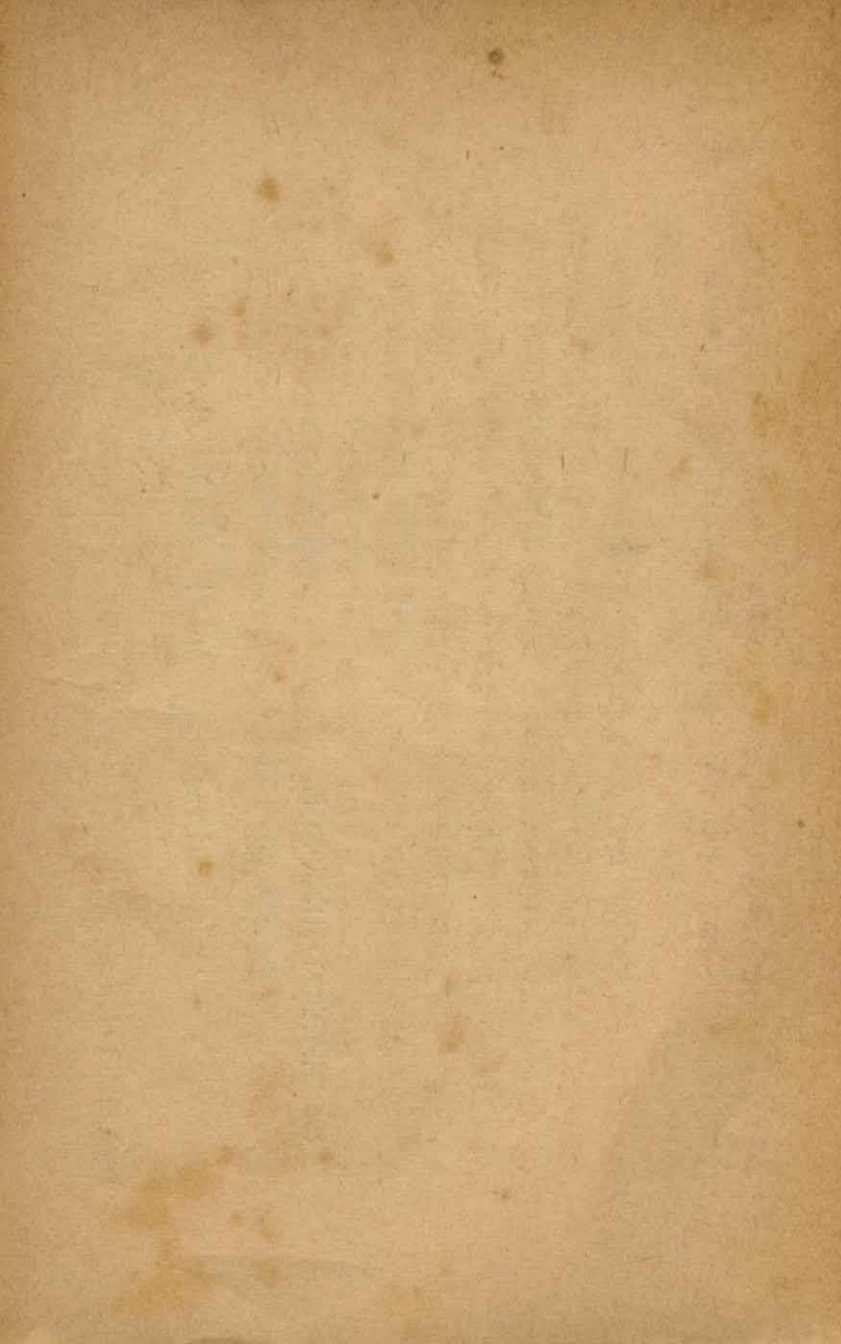
也許是時代和環境的關係所造成吧！南洋文庫所選輯的創作小說，既沒有受到狹隘的階級觀念的束縛，也沒有受到了某一類形式或內容的羈絆，這裡的作者本着他們真純的感情的流露，以自由活潑的姿態來發揮他們的靈感；這裡的作者除了熱情地把自身的遭遇或週遭的事物忠實地攝入文學的鏡頭，為現實生活留下赤裸裸的寫照外，他或她們并不需要藉矯揉造作來偽裝着自己的面目，他或她們并不需要藉盲從的效顰來誇張或掩飾自己所處的境地。

和人世上一切既成事實的表現一樣，這裏面所有的作品都是值得重視的，這裏面所表現的都各自有它應得的評價。

現在我們又一次把它供獻出來，就讓讀者們自己去給它們批判吧！

陳振夏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南洋印刷社



寫在前面

因為篇幅限制的關係，「編後記」祇能寫在前面。「編後記」是寫個人的讀後感，雖然是發自主觀的印象，却沒有意思使讀者接受編者個人的偏見，假如這種偏見能夠成立的話。

這是「南洋創作小說選」的第二集，裏面收了淮華先生的「玲玲」，韓冰先生的「犧牲」，藍凌先生的「梭羅河上」，霍超然先生的「給一個淪落風塵的女人」，蘇雯先生的「蹇途」，和維今先生的「白衣女」等六篇創作小說，均曾發表於南洋商報「和平」副刊上，全般是本來面目，我們既未於集刊前邀請作者就原作加以何種修訂，編校時也沒有給以歪曲的竄改，因為我們認定一篇優秀作品之產生，自有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獨特認識和一氣呵成的靈感，文藝意識的正確把握和寫作手法的圓適生動，會透過作者的素養及其風格而毫無掩飾地表露在他的作品上，事後枝節的處理，無論如何是畫蛇添足的，我們不想幹這樣佛頭着糞的蠢事。

選集中「玲玲」是一篇超乎動人以外的故事。女主人公玲玲有着悲劇性的遭際，在作者的腕下烘托出一個典型的有進一步認識的女性——很沉靜，但在沉靜的外表之下，却有着連

續的興奮，連續的戀愛事件遂構成了幾幅悲劇的畫面。那一個少女不鍾情？縱使約束住自己一時的理智，終難得約束住奔放的感情。這是人性。追求情愛的慰藉，正如同追求光明的溫馨一樣，所以當『那男人的影子在白天是太陽，在夜晚是星與月亮』的時候，她祇有屈服於戀愛的情緒，感到生活的灼熱和生命底呼吸艱難。玲玲首先遇上青年羅明，他是一個洋溢著野性生活的男人，但在祖國燎原大火在燃燒著的抗戰中，激越的感情，驅使他投向祖國空軍的懷抱，作了「神鷹」羣裡的飛將軍。除了玲玲，原沒有什麼值得他留戀的；除了他，玲玲也沒有什麼使她繫念的，於是一年又一年，青春如同逝水長流，她經歷著不安和苦悶，渺茫的恐懼感漸漸在她的心裡爬動着。在暴寇控制住這好天地的悠長歲月中，她仍守住對他的誓約，堅強地吃着苦，偶然說出來：「哦，小明，我等着呢！」她爲着排遣沉悶的時日，便轉到另一個島上去教書。作者描寫此際玲玲的心境是這樣：

『她像生活在一片白雲上，未來的憧憬，是藍色的夢。她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活着是爲着他人，有些人活着却是爲着自己。但是爲他人生活的，才能獲得永遠的幸福。然而她不能忘記小明』。

五年了，她還堅持着對小明的忠貞。但面對的却是無邊的空虛，永遠找不到幸福的恐怖，這使她有着一種奇特的輕鬆感，終於在苦笑中接受了另一個青年的追求，打算從新把握生

活，於是熱情的煩惱又控制了玲玲的全心。這青年是俊俏而瀟灑的中原，他攪動了她那如水般的心湖，迫着她接受他的最後一個攻勢，也迫着她說出：『友誼這美麗的名詞是騙人的。』她原害怕他不曾了解她，『我還有小明，我所需要的不是他。』她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自殺了，留給她的『是一片灰色，是一片空無的渺茫。』

勝利後，玲玲得知小明已在前年像一顆星的殞落，爲祖國盡了最後一滴血的犧牲，『死得這樣年青！』她感到一種無告的寂寞，使她想起中原和小明。『現在，她是斷了絃的琴，啞啞無聲了』，便回到自己破落的家，想不到同羅明一同投效祖國空軍的董琪翔的友情的一封信，使她嗅出了英雄的浮濫着人性美的氣息，帶給她莫大的安慰，同時也使她感到舊創復發的傷痛。『她銘感人間還有薰風，還有靈雨，還有同情，還有自然的流露，還有愛。』出乎意料以外，琪翔竟從祖國回到闊別多年的南洋來，她見到了『一個典型空軍的臉，英雄一樣的照着她』，『她的心靈漸漸展開了，有一些神聖而善良的感情注入她的內心，並在她的心底萌芽起來。』這個感情，『他們都苦惱地意識到，但是，却無以名之，並且彼此也不敢有所解釋。』她含淚接受了他那猛不提防的親吻，她感覺到：『他愛我！』『於是一抹神秘的，誰也看不見的微笑，使得她底眉色展開了』。琪翔接着又返回祖國的天空去了，她重新踏上了新的道路，不再是憂傷的懷舊者，誰知不久又接得了琪翔『人機俱燬』的噩耗！『死

得這樣年青！」這時玲玲的心境，在作者宛約的筆底是這樣：

『她像戰鬥方酣的勇士，左手格退了一刺刀，右手又架開了一槍托，而頂門又飛來一悶棍。她的精神支持不住新的負擔。悲涼的顫抖掠過她的全心，她幾乎仆倒了。』

可是她沒有仆倒，相反地，她變的『更堅強些』，她要『爲下一代獻出了整個的生命』。她凝睇着晶瑩的夜空，……『朝陽冉冉上昇。藍色的天空是無限，愛是無限……』玲玲微笑了。』

「玲玲」裏所表出的意識是「愛是無限」，是人間愛的無限，而「犧牲」裏所表現的則是手足愛，它正是人間愛的另一部分。小說中的二弟是被封建社會壓折的悲劇人物。作者說：『如果說我的家庭的敗落是一幕血淚的悲劇，那麼，二弟就是這悲劇舞台上一個最可憐的角色；如果說我的家庭是中國封建殘遺社會的一個小祭壇，那麼，二弟就是那小祭壇上的犧牲』。所以，暴露封建殘遺社會對善良人們的迫害，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二弟那副黃腫的臉孔，和兩條淚水正沿着那黃腫的臉頰爬了下來的情況，真得使人鼻子一酸，懷恨這吃人的垂滅的封建社會。

「梭羅河上」的題材，似同第一集「瑪莉」相似，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發展。珀蒂瑪死心塌地愛着中國少年阿蘭達，在相處的長久日子裏，他們從來都不知道甚麼是悲傷，除了沉溺

於青春的熱戀中，陶醉於美麗的憧憬裏，從來就沒想到過會有甚麼意外的事發生。這樣一對熱戀的異族男女青年。她歌唱着：

『把你的心給我呀！

我真愛你呢！

縱使你到天涯海角，

我也永不跟你分離。』

然而，他媽不讓他進「依斯蘭」，她媽又不願她嫁出來。可是，他不止一次對她說：『我還是愛你，永遠永遠也都那麼地愛你的！』於是他們發下了誓，有一天，他們終歸是要離開這不許他們結合的地方，到可以讓他們毫無阻礙的相愛的地方去。他們相信在這世界上，總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然而沒有這樣的地方給他們找到。在民族仇恨的感情衝動下，珀蒂瑪所戀愛的中國少年，卒不幸死在珀蒂瑪自己的哥哥手裡！平靜的梭羅河的流水，『在低聲訴說着夜來的不幸，訴說着印度尼西亞光榮的革命史上的不幸，可是却訴不盡珀蒂瑪心頭上遺留着的深長的恨。』

「給一個淪落風塵的女人」是一首美麗的散文詩，充滿着熱情和熱力。誰能領會得酣歌恆舞中人的衷曲？誰又能領會得「傷心人別有懷抱」？在冷酷的環境裏掙扎的一個女人，在

顛沛流離辛酸滋味中掙扎的一個女人，賤價出賣她的靈魂，有心人自會爲她乃至無數的她們洒一掬同情之淚。可是，像這樣的同情心，『既不是一杯水，可解你的渴，也不是一片麵包，可拿來充飢，更不是一副鎮魂劑，可消除你的寂寞』。『什麼力量安排着你這樣的命運呢？』這真是人間世一種不易突破的「力量」嗎？

「蹇途」是一篇纏綿的戀愛故事，相愛的一對男女，認識結婚的原動力不是金錢，但金錢和附着於金錢的一種力阻止了他們的結合，「走」之一念又對這素來沐浴於慈愛家庭中的女孩子太陌生，她沒有勇氣出走，還有什麼辦法呢？她終於屈服了，被家庭給她同一個姓王的訂了婚，這決不是她情願的；她知道她這個委屈，却忍受了一切，面對殘酷的事實，決意忘了她，而同另一個女人結了婚。誰知十年後，竟在醫院病榻上遇着她！她曾飽經患難，爲了在暴力下失掉了她的「貞操」，她的靈魂受了重大的創傷，給姓王的解除了婚約，她眼前原是一片黑，所幸再遇到她舊時的「情人」，不期然「重又愛上了你！」可是他的遭遇僅把她推回到冰窖裡去，她祇好連告別也不說一聲，離開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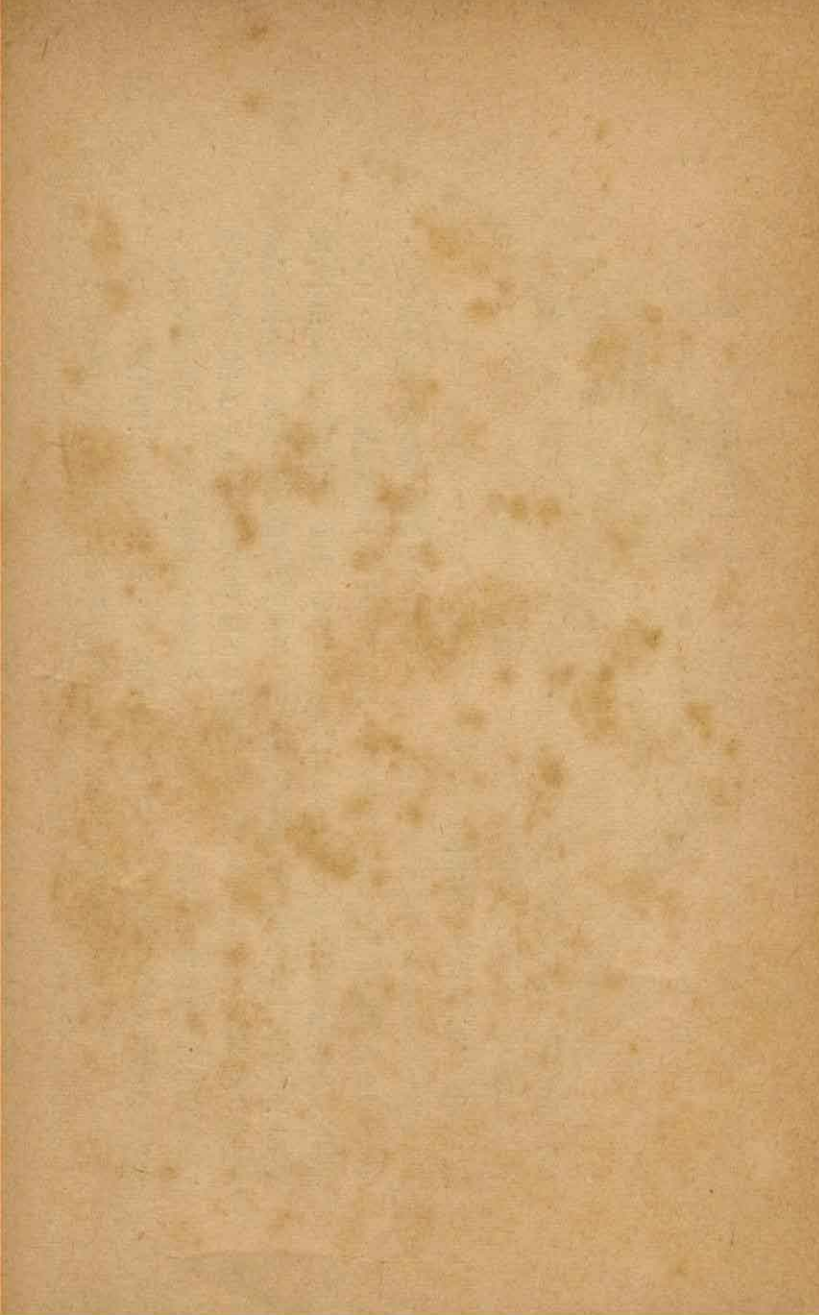
「白衣女」這一篇再度暴露封建殘遺社會的醜惡面目，一個被丈夫虐待的女人竟再受到人們的欺負，而被她愛上了的這個男人，却甘願作了封建觀念的俘虜，『唯有拿着我的眼淚來洗去我的罪惡』，就這樣葬送他們間的熱愛。

「我爲她而驕傲，我爲他而慚愧」。白衣女的吐囑，真是冷語如刀。

以上是對本集所收六篇創作小說內容的簡略介紹，其他關於主題的意識乃至寫作的技巧，對文藝饒有素養的讀者必有他自己欣賞的批判，我們不欲在此多所詞費。我們相信這一選集之出現，祇有使馬華文藝的優秀風格更爲一般人所了解和欣賞，這對於馬華文藝作者們的鼓勵是挺大的。最後，我們還要聲明兩點：第一，本集中所收藍凌先生的「梭羅河上」，原題是「珀蒂瑪和阿蘭達」，今名是我們斟酌代爲更改的；事先未及徵求同意，應請作者原諒。第二，燐火先生的「媽媽」一篇，本預定收入本集中，卒因限於版位，祇好移刊第三集中，這應向作者及讀者深致歉意。

曾鐵忱

一九五〇年七月六日



玲 玲

淮 華

對於愛和恨，我們的热情祇是同樣的假裝，一個秘密在我們靈魂的深處冷冷的作主宰，可是我們的心中却有狂暴的火焰。

——萊芒托夫

一

十八歲的玲玲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有一張圓圓的臉，一對明亮的眼睛，一對細眉和薄的嘴唇。她好像清晨的花朵，在涼風的拂拭下，帶着露水的芳香，顯出一身惹人憐愛的輕盈；在人間，她以花也似的美麗，曉風也似的清新，向着人們歌唱出自己底快樂而健康的青春。玲玲很沉靜，但在沉靜的外表之下却有着連續的興奮。

當她在星洲女中畢業之後，玲玲跟一個青年發生過戀愛事件。那青年名叫羅明，年紀比玲玲大些。兩個人的住所隔得很近，在一個長時期中間，他幾乎天天晚上去看玲玲。羅明是一個洋溢着野性生活的男人，像船到了碼頭，必須靠岸那樣自然的靠攏了她，起初，她莊嚴

而惋惜地排拒了她。以後有無數的夜晚，她却爲夢中的他底笑聲所驚醒。他帶給她濃重的失眠，無端的臉紅，而他含着微笑悠閒地向她凝望着，玲玲却堅持着，刻苦地約束自己。但是，那男人的影子在白天是太陽，在夜晚是星與月亮，她需要見到他，她終於允許了他的接近。每天傍晚，兩個人一同走過一簇簇可喜的樹林，那些樹林地帶中間有着許多幽僻的小角落。從這兒可以看到那青翠的山野，及通達新山的那條公路。這時，他們談着處理生活的辦法。他自然毫無吝惜地，傾其所有地愛她，於是，玲玲那自然的羞澀性和穩重性全都扯掉了，她便屈服於戀愛的情緒。

羅明以火的氣燄包圍了她，燃燒了她。玲玲感到生活的灼熱，感到生命底呼吸艱難。他有如一座巨大的山峯，搖搖欲墜地懸掛在她底頭頂上。玲玲不能忍耐毫無空隙迴旋的生活的緊迫，她怕，她想逃遁開去。但是，她愛他——愛情，這一根粗而堅韌的纜繩，繫了這一隻作處女航的船；一切激動而洶湧的思潮，都在岸邊化成飛沫了。

二

一九三六年，祖國燎原的大火已在燃燒了。古昔的忿怨，久懷的希望——所有的一切全都開始騷動了。爲了追求青年人最崇高的理想，這時羅明心坎裡，那久經激越的感情，已經

劃破了固封在心底的防隄。除了玲玲，這都市，這孤島於他是無所留戀了。於是，他毅然投効空軍，堅決地走向遠方。那是一個微雨霏霏的清晨，玲玲送他到紅燈碼頭。爲了想相互安慰，他們都忍住了眼淚，終於在珍重聲中道別了。倚着欄杆，她向站立在船梢的羅明頻頻揮手，直到看不見他的時候。回到家裡，玲玲哭倒在床上了。

年歲過去着，一年又一年；迅速地，無聲地，有如清澈的流水，玲玲的青春流過着，從外表看來，她是那麼平靜，但在內心裡，却經歷着不安和苦悶。是的，玲玲現在愈來愈寂寞了，於是她把寂寞的人們共同愛好的那些辦法實行起來。當她夜裡上樓進自己房間的時候，她總愛小立窗前，扭着手指，睜着眼睛，把她那謎樣的目光凝視着遠方，輕聲說些她要對她的愛人說的話。

她受不了委曲，向小明訴苦，每次她總可在他那裡得到更多的安慰。小明最近來信對她說：「……要堅強些，這原是吃苦的時代。玲子，別太苦了你自己。我知道，當我們凱旋歸來的時候，你灰色的夢會褪去的……」

光陰像流星似的溜去了。玲玲受雇于一家報館，節儉地過着日子。她捨不得做一件新衣服。有時，雨天的下午，在房子裡，她拿出她的銀行存摺來，讓它攤開在前面，接連幾個鐘頭沈入在一個美好的夢中，她希望能儲蓄起充份的款項來，使那利息可以養活她自己和她未

來的丈夫。

「小明老是喜歡旅行，」她心裡想，「我可以給他這種機會。日後有一天，我們結了婚，我能夠把他的錢和我自己的錢都儲蓄起來，我們就富得濶起來了。我們可以到南京玄武湖去蕩小舟，上海不是很好玩麼？也許我們還能夠一同旅行全世界。呵，未來，這是多麼光明的時日！」想着想着，她不覺歡欣地笑了。

三

有一天，玲玲又接到小明的來信，他說：

「我要狩獵在中國的天空，聽空氣鼓奏的樂聲，在我的身傍流蕩。我們的天空，除去白雲，自由的鳥雀和自己的「神鷹」，不許有任何的竄進。」

「前天，我們閃耀着銀色光芒的空軍大編隊，掠過了洞庭湖。馬達的吼聲響徹了雲霄。首都在血與火的洗禮下，顯得格外莊嚴了。在勝利的歸航中，我用流血的手臂，操縱着遍體鱗傷的飛機，飛回基地。」

「玲子，你該爲我歡喜，你瞧，我的手臂上的創痕，這是復仇的刻劃。現在，我不耐煩再躺在床上了。我不歡喜白色的病房的安謐，我想馬上飛向天空。玲子，你該知道：我們的祖

國是多麼遼闊廣大。呵，沒有比這個國家再美麗，可也沒有比這個國家再受凌辱的了。」

看了這信，玲玲感覺到一對快樂的翅膀昇揚了她，在一瞬間，她彷彿向藍天的雲中飛去了。是的，她歡欣着，因為她分得了小明的榮譽。

這是小明最後的一封信，因為日寇開始大舉南進，星洲很快就淪陷了。

日子飛一般的過去。小明去後的幾年中間，玲玲沒有同着別的青年們走進樹林去。但是，有一天，當她的寂寞似乎無可忍耐的時候，她却穿上了她那最好的衣服出去。找到了一些蔭庇的一塊地方，她坐了下來。對於年齡和渺茫的恐懼感控制了她的全心。她不能靜坐，便站起身來。當她站在那兒遠望着的時候，悲哀掃過了她的心頭。她帶着恐怖的顫抖，體會她可貴的青春快過去了。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已經受了「騙」。這時，一種深刻的無助的悲涼嚙着她的心靈。她沒有責怪小明，又沒有知道責怪甚麼。

呵，多少個寂寥的夜晚，一陣陣的涼風，吹拂着披散在肩上的長髮，撩起她愁緒萬千。

這時回憶彷彿在奏着蕭邦的「小夜曲」，它充滿了藍色的情緒。她站立在窗前的近旁，從那兒，她看到樹梢閃着明月渾樸的銀光，便想起了同着小明散步的那些晚上，想起了他說過一句話：「我們現在一定要互守信約了」。這番話，在玲玲心裡一再地起着回響，淚珠湧到她的兩眼了。有時，她禁不住把頭擱在窗櫺上，低低地啜泣起來。「哦，小明，我等着呢！」

她接連地低聲說道：「同時祇怕他決不會回來了」。這一種爬動着的恐怖感，在她的心中只是強盛起來。

四

在玲玲的青春延伸到廿四歲那年，發生了兩件事情，足以擾亂她的時日的沉悶的寧靜。她的母親不幸撒手西去，接着，她自己便離開花旗山上的家，到水火島的一間小學去教書。

此後，她便每日消磨時間在教書和批卷之中。她像生活在一片白雲上，未來的憧憬，是藍色的夢。她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活着是爲着他人，有些人活着却是爲着自己。但是爲他人生活的，才能獲得永遠的幸福。然而，她不能夠忘記小明。每在晨光熹微的初曉，濛濛細雨的黃昏，或是滿天星斗的午夜，他的影子不住地徘徊在她的腦海中，縈繞着她的心靈深處。這裏是潮聲澎湃的海濱，玲玲的黑髮隨風飄散，腮際掠過帆影。她側聽着漁子夜歌，在清新的微風裡，水上浮沫如銀。星星漁火在人煙不及的遠處，愈遠愈顯得光明，仰望晴空碧月，玲玲是憮然地太息到自己的孤獨了。

靜中，她竭力想禱告；但衝到她的唇邊的不是禱告，却是抗議的話：「他不會來到我這兒了，我永遠不要找求幸福，幹麼我對我自己說謊呢！」她叫着。於是一種奇特的輕鬆感，

她那初次的大胆的企圖跟着到來。這就是她打算面對一種已經變成她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恐怖了。

『我快要老起來，古怪起來。如果小明來了，他不會要我的。在他生活着的城市裡，人們永遠年青。他們忙着那麼多的事情，就沒有時間變老了。』她帶着微微的苦笑對自己說了這番話。在傍晚，她便答應了一個新相識——中原，同她散步的請求。

「當然，我不肯讓他老是跟我在一起，」她想，「如果我們一禮拜散步一次，這是不會有甚麼害處的。」每逢別的青年們竭力吸引她的注意的時候，玲玲對於他們總沒有甚麼表示。誠然，她是傾其所有地愛着小明的。如今，五年了。五年的日子怎好說短？而時間却一眨眼不顧人而去了，但她還堅持着她對小明的忠貞。

五

玲玲起初沒有體會到什麼事要發生，只是怯生生地嘗試着。但是由于漸漸加重的決心，却打算從新把握生活了。她與中原默默地走着，但在黑暗裏，他們悶悶地一路走去的時候，她却間或伸出她的手，輕輕地摸一摸他的衣角，她想叫中原在河邊的石塊上，暗地坐一會。但她害怕他不會了解。「我還有小明，我所需要的不是他。」她心裏說道：「我只要避免這

麼難受的寂寞就夠了。」

「我是小明未來的妻子，我要永遠做他的妻子，無論他回來不回來。」她對自己輕聲說道。她儘管有着自立的意志，可是關於婦女自主，以及婦女在本身生活目的上的取捨的這一種新興的近代思想，在她却是不能了解的，於是，一種熱情的煩悶控制了玲玲的全心。每逢晚上他來邀她一同散步的時候，她就推辭了。她的心深切地激動起來，等到她累了，躺在床上時候，她却睡不着覺。她用呆瞪瞪的眼睛看着黑暗，她的想像好像從長久的睡眠醒過來的小孩子一般，在房間裡玩耍着。她的內心的深底有着一種東西，不會受幻想的欺騙，而要求生活方面什麼明確的答覆。

玲玲捧了一個枕頭，便靠胸抱緊了它，撫弄着它，輕聲兒說些疊句似的話：「幹麼一點音訊也沒有呢？幹麼丟下我一個人在這兒呢？」她喃喃地說道。她想起小明，傷心地哭了。

六

中原的家——那座精緻的小洋房，座落在高高的巖石上，周圍繞着灰色的石牆，右邊是一塊曠地。一株大無花果樹，幾枝拳曲的葡萄藤，從樹上垂掛到屋角上來。在廊前間隙處交錯着枝葉和果實。海風生涼，點點帆影出沒在遠處波光裡，顯出海濱特有的詩意的幽靜。

中原喜歡好的書本和懇切的談話。他周身的一切都俊俏而瀟灑：他那挺秀的身材，他的風度和聲調，尤其是他那小巧的面龐上，有着明亮的眼睛，秀美的鼻子，嘴唇上有着不變的微笑。他曾送給玲玲許多東西，她覺得實在受之有愧。她對他說：「你所送給我的東西太多了，我怕那對於你是一種損失」。他說：「你能收下，我已經滿足了。」直到中原把最後的東西送給她，她真嚇壞了。她不知道他對她的感情在無形中已進入了絕境，她想：「實在太不小心了。」

這是一封附着一塊翡翠的信，那信裡說：「……現在我給你一件東西，那是我的心。你看看牠上面的雕刻多麼有意義，請你千萬不要使我失望！」她連忙拿起那塊翡翠一看，上面刻着一對鴛鴦，她的手一顫，那塊翡翠落在桌上。她慌了，勉強鎮靜，慢慢拿起來，反覆細看；還好，沒有打破一點，不然她是一定要收下了。

後來，玲玲回了他一封信，她說：「煩惱終於降臨了，友誼這美麗名詞是騙人的，人類的自私是本能的。你難道不知道我的過去麼？如果你認為男女間沒有友誼的存在，那麼再會吧！」

隔了一天，她看見中原，他穿得很漂亮，白色的西裝，打着她非常喜歡的那條領帶——一條紅色加白點的領帶。他微笑着，玲玲非常高興，以為一切煩惱都沒有了。

傍晚，外面起風了，帶着不吉的預兆在長號，盛怒似地搖撼着格格作響的樹葉，漫長的夜開始了。霧沫，浪花和海峽上被風推捲破絮般的烏雲，今天天色倍加黑暗，玲玲午夜從夢中醒來，窗外一片漆黑。她靜聽狂風在四野吹捲，心裡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懼，她細細追尋這恐懼的原因，一點線索也得不到，她覺得沒有一件事是可使她恐懼的。

風止了，月亮在雲間穿了一個大洞，露出一塊青天。

七

第二天，她沒有看見中原，後來，她知道他病了。她想：「他的身體是很好的，怎麼會生病呢？難道是我的信把他氣壞了？若是這樣，我實在對不起他」。

中原服毒自殺的消息突然傳來了，她感覺一陣心痛。「他爲甚麼要這樣厭世呢？」她詫異地想。隨後，玲玲便匆忙搭上小艇到新加坡去。車子載她經過淒清的長街，天已經入夜，燈火闌珊的放着光，她靈魂與夜空融合起來，是一片灰色，是一片空無的渺茫。

踏進維多利亞醫院，心情又變了顏色。眼底擺着的是一排白色的小床，白色的牆，乳白色的燈光下，一切都靜靜的，醫生同助手們忙着走來走去。玲玲立在門口，聽見自己心的緩緩搏跳，覺得正是一場夢。然而不是夢；經看護小姐的指示，在一間單人的病房裏，看見了

中原。

玲玲不敢作聲，悄悄的走過去。他仰臥着，豐滿的兩頰下陷了，潤澤的唇枯焦了，眼睛闔了一團青灰，正鬆鬆的閉着。人是軟綿綿的，彷彿已經入睡，他發出一陣緩慢的困難的哮喘，有時還抽一口氣，好像快要斷氣似的。玲玲站在床邊，她的臉色差不多跟中原的一樣蒼白，她很震驚，很激動，並且給駭呆了。

「哦，玲玲，爲甚麼不早來呢？我想念着你，一直等你來。」他執拗的望着玲玲，熬住苦痛斷斷續續的說。

玲玲是幾乎被那可怖的氣喘嚇壞，又被那雙燃燒着的眼睛攝住了。她握住那落到床邊的手，許久許久端相着中原被苦痛扯歪的臉；那嘴唇顫抖着，蒼黃的額上凝着冷冷的汗珠。從他那裡，她想找到一點健康的痕跡，而眼下却只看見死亡的陰影。

八

「我必須對你說……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

「以後再說吧，中原。」

「不，現在就得說……再沒有時間了，許多事情……」

「我想大部份我是知道的，中原。……」

「你知道麼？」他呻吟着說：「玲玲，沒有一個字可以代表愛的，我們的愛是不夠的。我們的愛只是整個的愛的一小部份；那只是河裡的一滴水，樹上的一片葉子……」她看見他如何掙扎着想舉起他的手臂；「我是在我的懷抱裡……你可憐我。我們每個人，都絕對相信對方的誠實，這是真的事實；可是我們中間沒有愛情。」

「不要說了，對於你……我是不夠好的。」她低聲說。

他曾有一瞬間停止了呼吸，他的眼睛忽的陰暗起來。他的眼睛睜開，瞳孔很大，玲玲不知道他是否看見了她。他說着他兒時的言語，他已疲倦得說不上別的言語了。這是經過一切疲勞的最後疲勞。玲玲拉起他失掉生命的手，她心裡有什麼東西離去了。

她的心裡湧起一陣酸辛，她嗓音低啞，竭力抑止住嗚咽；眼淚落到中原的臉上。

「你使我得到了生命，中原。」她對着他的臉，他的眼睛凝視着：「我不過是塊頑石，我對你漠不關心過……你會原諒我的，你知道，我還有……」

她注視他，他的全身痠攣了；抽氣的聲音越來越短，也越少了……他的眼光仍還在我尋玲玲……可是一種可怕的白幕把他的眼睛罩住了。最後，他的嘴唇放鬆，呼吸停止了。

她走出來，拆開中原留給她的信，一張像片墜落下來。她對他的像片望了一望，眼淚立

刻湧出來。在視線模糊裡，玲玲讀着他的信：

「我使你傷心。（我知道，玲玲，你會傷心的。）並且我已經給了你那麼多的煩惱了，我一定會累了你，也累了我自己。你是大量的，你會高興地担起這個担子，把牠當做另一個犧牲。可是我却沒有權利向你要求這麼一個犧牲的，你還有更好和更大的工作等着你做。可是我能夠做什麼呢？我只有把我自己整個丟掉。」

「我知道我從沒有像愛你那樣地愛過別人，並且要是我不把對你的感情跟我一塊兒帶到墳墓裡去，那麼，死對我一定更可怕了。別了，玲玲，別了，我的潔白無瑕的女孩子！」她把信徐徐摺起，世界好像立刻被灰色的紗網掩住了。在茫茫的夜色中，她重新向前走去，迎面吹來涼風，晶瑩的淚珠又不知不覺地從眼裏溢了出來……

月掛中天，繁星密佈着的天空顯出了一片和平的景象。

九

韶華易逝，多少人在勝利之後重逢了，但是玲玲却仍得不到小明的信息，他的情形真像斷線的紙鳶一樣的渺茫啊！

不久，消息終於傳來，小明已在前年像一顆星的殞落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難忘

的一天，大隊神鷹朝着東方飛去，江南錦繡的原野，鋪陳在初冬的陽光下，他們掠過山巒與河流，城市與延綿的村莊，迅速地航進着。天上的行程是短的，所以從武漢到上海，只有四小時的航行。當他們到達淞滬三角地帶的上空時，高射砲彈的白色煙霧，在他們的機身邊綻開了綿球似的花朵。

他們迴避着，攻擊着，小明是他們的領航，是他們的眼睛，同時也是無數炸彈與機槍的指臂；只要他一搖機翼，鐵雨便在敵人的空際，傾盆而下了。這時，黃浦江上的敵艦，彷彿發了狂的鯨魚，背脊聳露着，在水面上扭動，身後拖着長而濁的波浪。

小明的領航機，尾部掛下了黑色的濃煙，他以飛機撞燬了飛機，他以生命換取了生命！他墜下了，他們目擊揚子江的激流，以高歌與擁抱，迎接着一位英雄的來歸。他們盤旋了一匝，擲下了至情的祝福，便朝着武漢回航。

歡呼在人們中間沸騰着，這次擊落敵機九架的消息，由 XGOA 的播送，向全世界發出了真正英雄底呼號，

一個人自空中墜落，彷彿一顆星的殞失，一個火花的爆發，他自身雖燃起了灼人的光熱，然而耀眼的光芒之後，留給人的是不盡的思念啊！

玲玲是沉靜的，差不多處在一種責任已盡之後的輕快意態中。她不咀咒，她也沒有憧憬

。她忍着自已的痛苦，吞着自已的眼淚，她承受了命運的欺負，她也承認屈服於命運。她知道，小明的殞滅是一種英雄的殞滅，是大勇者的光榮的結束。

十

太陽之神亞普羅羅踏着火熱的獨輪，迅速地駛過天邊。金色的燦爛的黃昏，像一柄美麗的女遮陽傘，慢慢地收去了。

夜霧從海面升起。帆船的帆檣和汽船的煙突，在黑暗中矗立，半捲的布帆，有如巨大的黑翼，在這裡或那裡張着。桅桿上的小旗，幾乎全不飄動。遠處點點燈光的新加坡橫堵在地平線上。

月亮升起來了。呵，夜是怎樣靜，怎樣溫暖，是怎樣白鴿似的溫柔，在那青蒼的空氣裡蕩漾啊！每一種苦惱，每一種哀愁，都該在這清明的天空，在這純潔的光下，變得沈默，變得安眠呀！

玲玲沈默着，像夜靜一樣沈默着——「死得這樣年青！」她想：「難道不能挽回了麼？這微笑着和祝福着的天空是什麼意思呢？這幸福和安息的大地是說着什麼？難道說，我們祇有孤獨的……一切都是和我們絕緣，一切都和我們生疏，而且隔離的麼？」

她底頭低下了，托在她底把握的手上。「夠了」，她私語着「真是夠了。我幸福過，不祇幾分鐘，不祇幾點鐘，不祇幾整天——却是整整的一年。我有什麼權利得到幸福呢？」想到她底幸福，她感覺恐怖了。現在她爲悲哀焚燒着，像失去自己的口，她感到叫喊不出的啞痛，像誰掩住了自己的眼睛，除了感到淚水的清涼，她不能看清宇宙。

誠然，小明的出現，像雨後的彩虹，曾給了她眼睛的快意。是的，他給了她懸掛在面前的美麗的希望，而他却永遠的消失了，永遠無聲地消失了……

她站起身來，走到窗前，久久地向着前方凝望。忽然，她看見了在水面底高處有着一隻白鷗；也許是甚麼漁人驚醒了牠，牠徬徨地無聲地飛翔着，好像是在找尋一個歸宿的地方……海鷗在一處地方飛翔了幾回，掩了翅膀，好像被人擊落了似地，哀鳴了一聲，就墜到遠處的地方，一隻黑暗的船上去了。

她的嘴唇顫慄着……光輝的，燦爛的淚珠從她底頰上流了下來。她突然意識到極度的疲勞，隨後把頭偎到了枕上，喃喃道：「可憐的小明！」於是睫毛和頰上還濡漬淚花，她就沈沈睡去了。

夜裏，她夢見了一個奇怪的夢。好像是，她是和幾個相識的同舟者們浮在一個騷動的大海上，深藍的巨浪威嚴地顫簸着小舟；從水底深處，有咆哮的，威脅的什麼，湧了上來。她

的同舟者們全都突然跳了起來，絕叫着，揮着他們底的手……她認識其中之一正是小明。可是，忽地一陣白色的旋風掃過了浪頭……一切都旋轉起來，一切都混亂了。

十一

第二天，海內風平浪靜，空氣晶瑩發光。峴尼灣中的山和水，和天，好像在蔚藍的液體中，游泳。海面微波粼粼，水灣裡倒映着婆娑的椰影。

傍晚，玲玲來到海邊，沙灘上日影稀疏。她坐下來，靜觀身前波濤拍岸。那潮聲真和音樂一樣，具有變痛苦為悲哀的力量。海水和音樂，都能用柔和的蕩漾，在心靈上，灌輸遺忘與平靜，醫治痛苦。

玲玲沈思着——「這海邊光色，自然界萬籟莫不和諧……」她想：「只有人類是不和諧的。呵，真難瞭解我們為何活在這世上，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一切具有生命的東西，施以永恆的痛苦！」

她站起身來，在水邊投下紙摺的小船；那小船順着微波顫動着漂開去，她的眼睛跟着船走，一直到船沉了為止。

然後，她沿着沙灘走去。晚潮來了，波濤湧到岸邊來，嘶嘶着，擲着泡沫，於是又滾回

去，在沙灘上遺下一些細小的貝殼和片片的海草。

玲玲時走又時停，一陣陣的涼風迎面吹來，她凝視着天際的遠海，一種無告的寂寞從她心底湧了上來。這寂寞不是出世之飄然而去的遠想，却是對人間的痛灼的愛。呵，寂寞，正因為她是一個這樣不甘寂寞的人。

她記起中原和小明。想一想，她怎能不記起他們呢？現在，她是斷了弦的琴，啞啞無聲了。這時她自然想起那破落但曾哺育過她的家，於是，兩天之後，他便離開了美麗的水火島，悄然回到花旗山上來了。

十二

玲玲的父親自樹膠園被日軍強佔去後，他失去了歡樂。在寬大而陳舊的書房中，他在這裡吞嚥着那些不可告人的祕密；他咀咒命運，不時對着塵封已久的鏡中他自己模糊的影子，揮動起筋絡凸起的雙手。是的，仇恨不斷在煎熬着這老人心上的創傷！

現在，他看見他唯一的女兒突然歸來，自然像獲得寶貝似的高興着。但，玲玲是曾經在曠野行走過的，她曾經迎受過多重的苦難。她想着自己夢似的過去，她想著終有一天，她要振翅高飛，飛到高高的藍天上，用聲帶所能允許的大聲，對無邊的天際高呼。

她看天，天是晴朗的；有幾隻飛鳥在高空盤旋……她倦乏的心莫名其妙地惆悵着，彷彿渴求着什麼，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黃昏的斜陽，發着一片愉快的金色。但是，遠處的林木，却已漸漸地開始鬱暗了。山野中，一片逐漸騰升起的夜霧，渲染着大地。

太陽落下去了——玲玲憑着開着的窗門，注視着窗外的黑夜。許久許久，她凝視着那暗黑的深沈的天空；於是她站立起來，搖搖頭，把頭髮從臉旁掠到腦後。而同時，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地，把她底裸露的手臂，向着天空伸出了；接着她把手臂落了下來，跪在床邊，把臉偎在枕上。在急驟着的情感之前，她雖然極力抑制自己，但是，若斷若續的啜泣，終於以暴風雨般的勢力，從她的胸裏迸發出來了。

不一會，她覺察到有一隻大手放在她的肩上，她吃驚地抬起頭來，在淚光中，她望見一雙充滿了慈和的眼睛在注視着她，於是她把頭偎在她的父親懷裡，繼續啜泣着。這時，老人的眼睛也不禁濕潤了。

「小玲玲，孩子氣，又想起甚麼來了？」他哄慰她，一面用手摯愛地攬住她抽噎的肩臂。

「爸，我難過……」她嗚咽着說。

跟着而來的是靜默。久了，老人低聲嘆了一口氣，反背着手，慢步踱了出去。

夜已深了，玲玲一雙孤獨的清湛的眼睛，仍在向着遠方凝望。那光芒彷彿要穿射過黑暗，直看到那深不可測的蒼穹中，去尋求一個女孩子所不能理解得到的宇宙的無窮的真理：

……

十三

董琪翔是一個魁梧的青年，他是和小明一同去投効空軍的，在童年時代，他和他和玲玲，三個人曾在一起念書，琪翔在加東有着一個悲慘的家，他自小吃着別人所拋棄的麵包屑長大，生活的暗影在他幼稚的心靈上留下烙印，苦難的生活使他懂得了愛與憎。自投効空軍以來，他和小明經常在同一的基地工作着，很少分離過，他們的友誼在苦難裡生根，發芽，他們珍貴的同情和崇高的愛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是悲慘的命運使他們堅強的攜手。

而今小明不幸殉國了，琪翔難以排除這傷痛的記憶，他和他是多年的戰友，是空中並肩的狩獵者，同學之愛，加上兄弟般的感情，有如酒精加上松香，像膠一樣濃密了。

其後的日子中，琪翔的座機在空中的行列裏，升到了小明往日的位——三角隊形的尖端，眼睛與指臂的位置。

他記憶着小明，他念及在南洋的玲玲。他知道，小明的殞滅一定帶給她難以搖落的痛

苦。

不久，玲玲便接到了琪翔的信。從這信裏，她嗅出了英雄的浮濫着人性美的氣息。這是夜行者在黑茫茫的大地中，發現的一星燈光。她重新鑽入了被捲起的生活的圓筒中。

她反覆誦讀着他的來信。她從並不秀麗的字跡和並不婉約的語句裏，辨出了琪翔對死者刻骨的眷懷，對生者深厚的友誼。這一封來自戰鬥之羣的充滿着真情的信，帶給她莫大的安慰。同時，也使她感到舊創復發的傷痛。

十四

是靜靜的清晨，早起的雲雀在那無際的半明半暗的天空，高轉着歌喉；而在迢遙的天際，則有着一顆巨大的最後的晨星正在凝視着，有如一隻孤獨的眼睛。

太陽升起來了，山野仍閃爍着曉露。一陣涼爽的微風，馥郁地從初醒的山谷吹來。羣鳥在朝露未霽的樹林中，快樂地頌着晨歌。幾隻褐色的小牛犢，靜靜地在山腰上嚼着新鮮的嫩草。

今天，玲玲一早就起來了，她憑着窗櫺，注視着翠綠的山野；微風吹拂着草葉，顫動着花朵。

「這裡，每一朵花，每一根草，」她想：「都使我期待着，希求着幸福；在所有的一切裏面，我都感覺着幸福底臨近，幸福底呼聲。我銘感人間還有薰風，還有靈雨，還有同情，還有自然的流露，還有愛。」她繼續思想着：「我是很愉快的，祇是，有時候，有一點點兒憂鬱。我是幸福的，我真是幸福的麼？」

這時，收音機在開始播送着「藍色的多瑙河」。玲玲出神地聽着，她愛着那些由音響底配合和交流在人類底心靈裡，所喚起的甜蜜和苦惱的情緒。她沈入一張安樂椅裡，一點多鐘之久，她不會離開過那兒。當那些音響在短調第七音上緩緩消逝時，迷茫掃過她的全心，而一滴眼淚就開始浮閃着在她底睫毛上了。

前些日子，玲玲對於一切全都漠然，不聞不問；她感到一種奇特的平靜落到了她的靈魂上來。這種平靜，有如倦意，也像憂愁。可是，現在却有一種無名的，不可控制的力，不知怎樣地又在她的心底沸湧起來了。

總之，那苦惱的靈魂的憂鬱，在她那平靜的外表裡，是時常不由自主地顯露着的。

十五

兩個月的時光過去了，奇蹟竟在不意中產生；琪翔突然回到闊別多年的南洋來了。他投

入了曾經消失了他兒時最可貴的夢影的所在，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物，就是這裡的一草一木，對於他也都有着親切之感。

當晚，他輕吹着口哨，走上花旗山，帶着欣喜的激動的心情去看玲玲。當他推門進去的時候，玲玲詫異地看着他，一時驚呆了，繼而便大聲歡呼起來。

在柔和的燈光下，琪翔開始興奮地談着這幾年來的生活，隨後，他又說到中國的幾條鐵路和河流，北方的古都和江南的水城……現在空軍第三大隊已由芷江回到上海來了。他的言語，流暢地流湧着。他底沈靜的聲音，顯示着一種到底在所愛的人前，傾吐自己底積愆的喜悅。

「我們八年的苦真是白吃了。」他憤慨地繼續說，不自主地作出了手勢，同時他的臉色也陰暗了。「我們的祖國原是多麼幸福的大地，可是內爭的烽火，在可憐的勝利之後，又一再蹂躪了牠，踐踏了牠，這些劊子手剝奪了我們的一切，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自由。他們任意屠殺無辜的老百姓……。」

這時，無窮無盡的控訴，像火流噴出火山的決口似的從他嘴裡噴出來，他的聲音提高了。「那些純潔的年青人，他們都熱愛着生活，熱愛着和平，熱愛着人類，並熱愛着真理和正義，光與美，玲玲，你知道在他們前面有一條無限遼遠的路，他們要本分的走完自己的一段

，好好度過一生；然而處處遇着的却是人家的阻撓，甚至狙殺。」他用手巾揩了揩額上的汗珠，自語般地低聲說：「青年是有罪的，當青年人死絕的時候，這世界才會太平吧！」

這時，玲玲非常關切地傾聽着。在琪翔，在這千百萬人共同的憤悲的呼喚聲中，她彷彿看到一個狂亂的，哀傷的，善良的人們所共有的痛苦的靈魂，被千百雙憤怒地掙扎着的，流着無窮鮮血的手捧起來，舉獻在這默默無言的天地間，發出了狂飆似的怒吼……

「既是這樣，你現在還熱烈的愛着祖國麼？」她膽怯地問。

「那也難說，」他回答，「當我們中間誰人爲了祖國而死，那才可以說他是愛牠的。我現在只不過担任一些運輸上的事情。」他垂下了他的眼睛，沈默了一刻，接着說：「想想吧，在中國，連最困苦的農人，最卑賤的乞丐，也都和我一樣——我們全有着一個共同的目標。你當然可以理解到，牠給我們的力量，怎樣的信心……哦，我好像在發脾氣啦，你不會見怪吧？我在兵營裏是開慣大嗓子的。」說着他微笑了。

玲玲以專注的和深沉的注意聆聽着，當他說完之後，她握住她底呼吸，再一次地問道：「那麼，無論怎樣，你是不會久留在星洲了，是麼？」

他點點頭，沈默着。玲玲仰起頭來，一個典型空軍的臉，英雄一樣的照着地。她注視着他的眼睛——這對眼睛是何等溫柔，何等親切。她的心靈漸漸開展了，有一些神聖而善良的

感情注入她的深心，並在她的心底萌芽起來。

當他去後，她許久地凝視着他的背影。琪翔明朗的性格，彷彿奔騰的長江大河。他沖淡了她的憂鬱的記憶，他使她在現實生活的陶醉中，忘懷了舊的創痛。

窗外無數的螢火，在黎明的前方馳騁。玲玲走到窗前，再看看這安靜地入睡了的山野，最後，燈熄了。她讓她的窗子朝夜的星空敞開着。

呵，真的疲倦了，玲玲要做一個美好的夢呢。她要她那不知疲倦的思想的野馬，躍出小窗到曠野上去，讓它在夢裡也跑得很遠，跑得很快活……

十六

從那一天起，琪翔開始過來得更密了，在這裏，他得到了玲玲給予的温情，兼接受了她父親的殷勤的款待，他在她的面前時常露出青年的真摯，玲玲在他身上，發現了和小明同型的「神鷹」的血液。

「我反對你的憂鬱」，琪翔不止一次地以真誠與莊嚴表白：「人如果是爲了憂鬱而生，何如不生的好？」她聲辯她絕非有意地憂鬱，她是排除不了一個重壓在心頭的鐵錘。

「你是說小明的死？我們空軍有一個信念：死，在我們以爲卑微的退縮，假如是不得已

他對她微微一笑，不動地站在那兒，臉上帶着呆呆的，憂鬱的表情。

「你就真會那麼地走了？……」她戰慄地說，開始感覺着惶惑。她不自由地仰起頭，好像準備接受一個襲擊。

「是的，我的假期快滿了。」他說着，聲音低沉了。「我已經獻身給那艱苦的，不望感激的事業……今天我接到一個中大同學的來信，我的朋友凱突然失蹤了。活在這苦難的年代，被毆打殺戮，本來已是極平凡的事，可是凱在平日是很溫文沉靜的，竟無辜遭到這樣的損害，這消息使我憤怒。是的，第一批人總是要滅亡的，即使他們得到成功，也免不掉要滅亡……」

「那麼，我們就永遠看不到牠成功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永遠不！拿我們這對眼睛是看不到牠的；我是說拿這對肉眼。可是拿我們的精神的眼睛……那却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們要照那樣看法，現在，馬上，就可以看見牠的。」說後，他迎上前來，輕輕地撫摩着玲玲的手，彼此無言地凝視着。

突然，他給了她一個迅速的，猛不提防的親吻。玲玲燦爛地對他笑了一笑，便偎在他的

肩上。在他的强有力的擁抱中，她的心頭感覺無限珍貴的負荷，強烈的溫情，不可言說的感激，而眼淚又在她眼底裡瀰漫着了……………

「你的眼裡怎麼有了眼淚呢？」

「眼淚？我的眼裡？」她用手絹揩了揩她底眼睛。「哦，琪翔，你還不知道，人們爲着幸福，也可以流淚的呢……………」

「現在——現在我得走了，玲玲，我相信你會堅強起來的，願你永遠快樂！」說後，他的眼瞳深處，燃燒起一種堅決的，剛強的，不可熄滅的火焰。

淚光還在玲玲的頰上閃光，可是她的眼裡已經沒有悲戚了。「你讓我多看看！」她注視着他，就接受他的沈默的緊緊的擁抱，從她那偎依着的那胸脯底起伏，從他底手指在她底髮上溫存的玲玲撫摩，就會明白她自己也是被愛着的。「他愛我！」這思想閃光似地掠過她底全身，於是一抹神秘的，誰也看不見的微笑，使得她底眉兒開展了……………

久了，琪翔輕輕放開她，邁着大步，筆挺地向前走去，她突然想起這個屬於自己，（她底雙頰不覺罩上了紅暈）而又屬於國家的男子，向前走一步，便遠離自己一步了。

這時，玲玲彷彿看到祖國的晴空裏，大隊機羣起飛了，列着堂堂的陣容。她好像已聽到馬達的歌唱，她祝福着……………

日子悄悄地逝去，已往的一切像奔流急影，已逝而不返了。可是，那終生不能忘記的會晤，已經重新把玲玲擲出生活底舊道了；她已經不是站在原來的地方，她是已經遠去了。可是在她的周圍，一切却仍然依着那原來的秩序，一切仍然遵着那舊有的軌道，好像甚麼也不會改變過；舊的生活照舊行進着。

玲玲絡繹接到琪翔寄來的信，最近一封他是這樣寫着：

「昨天，我去看小明的墳墓，我幾乎忘記了，不知爲甚麼到那裏去，彷彿像有一次同他在夕陽裏散步，站在不同的路上，遠遠地相互招着手。

「我在他的墓前，發現一朵孤獨的花朵，盛開在環密的葉子間，於是我把它放在唇邊，吻着小明的靈魂，讓他感覺到他的前額在清涼的墓碑下，和我溫暖的親切的呼吸。

「玲玲，這些年你是夠苦痛了，你會快樂的，假使你愛着人類，你必定亦愛自己的青春，生活像一片殘酷的夢，你會明白的，淚珠會閃耀出你需要的光亮。

「幸福永遠不可追求，但人們却永遠追求着，我明白撲燈蛾幸福的葬身，被光明燒死是快樂的，和被愛情燒焦了一樣。只希望多燒一分鐘，只希望再死一次。但只能有一次啊！黑

暗却長遠的，長遠的包圍着我們。

「在這混亂的年代裡，我等候着一個突變。這變動會來得太快或太慢，有的就像洪水中的漩渦，會突然地把你拉進水底。現在，我們更應該昂起頭來去迎接一切苦難。一個現役軍人只能有一個負擔，家庭與祖國——你知道我會選擇那一個的。我們必須沉靜着，這是我們的生活，是我們未來的夢……」

「你的影子在我的記憶中閃耀着。玲玲，你有一分率真，一股性靈，一顆不爲黑暗所吞蝕而閃爍着生命底火花的心。我相信你溫暖的感情和純潔的志向。我現在剛剛往窗口看了出去；在那些動得很快的雲片中間，有一顆可愛的星亮着。雲雖然動得很快，牠們也遮不了那顆星。那一顆星使我想起了你。再會了，玲玲，願你用你那嘹亮的歌喉，爲我唱一支快樂的歌曲。」

晚上，在這小小的整潔的房間裏，玲玲坐在一張檜木的方桌前。她握起一支用舊了的水筆，默默地在紙上寫下了這首詩：

請帶着我，勇敢的駕駛員喲，

飛翔到國旗飄蕩的上空。

你說我害怕嗎？請試驗一下吧，

在夢中，我曾飛翔過。

x

x

x

x

x

當你再一次飛到天上，

駕駛員喲，請不要拒絕我的希望。

我帶着翅膀飛到遠方，

在蔚藍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x

x

x

x

x

在閃着陽光的太空裏，

我歌唱，我飛翔！

俯視河水無休止地流蕩，

彎曲地向海洋奔放。

x

x

x

x

x

就看一眼那大海洋，

遙望着那舟行的航綫，

穩定而正確地飛翔，

一直飛回到新加坡的頂上。

十九

這是今年五月下旬的一個美好的黃昏。夕陽好像被大風吹落的一盞紅燈籠，牠飄然向着天邊滾去。餘暉映着樹林，像要燃燒的樣子。

夜色下來了，晚鴉羣飛。

這時，玲玲從一哩外的小學回來，她穿過一片樹林，向着花旗山走去。她接觸了「神鷹」們，像是在她的性格上，灌溉了新的水源，她不再是憂傷的懷舊者。現在，她重新踏上了新的道路，她爲教育下一代獻出了整個的生命。

但是，當她帶着疲乏的身子踏入家門時，她突然看到琪翔的朋友自上海打來的一封信，「琪翔昨晨七時由江灣飛西安，中途機件發生故障，墜落于棲霞山，人機俱燬。心痛筆重，容緩詳告。」

玲玲需要安靜，然而，這不幸的噩耗，在她的精神上，又給以重重的一擊。想不到那張薄紙却能毀滅那麼多的東西。這使玲玲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她像戰鬥方酣的勇士，左手格退了一刺刀，右手又架開了一槍托，而頂門又飛來了一悶棍。她的精神支持不住新的負擔。

悲涼的顫抖掠過她的全心，她幾乎仆倒了。

是的，又一顆崇高的星殞落了！彷彿一個火花的爆發，他自身雖然起了灼人的光熱，然而耀眼的光芒之後，留給人的是不盡的思念阿！

夜已深了——淒涼的，溫柔的夜。月掛中天，銀河燦然閃耀。

「死得這樣年青！」——又在玲玲底靈魂裏回響着了……「呵，青春是爲了什麼？活着是爲了什麼？我爲什麼有一個靈魂，這一切都爲了什麼？……」

她靜坐着，她想念着。她彷彿聽到金屬與山巒撞擊的聲音，她彷彿看到一顆燦爛的火花在天空開放。琪翔死了，死在這可咀咒的內戰裡，永不再站起來了，像春日的小溪，在別人肥漲的時候，他自己却先乾涸了，而他的名字將永遠活在無數人的心上，像一顆光芒四射的星辰，活躍在玲玲的心裡。

「我們生活在黑夜裡」，她想，「但夜愈深，黎明也更近了」。——是的，罪惡的縱火者，在笑，在跳躍，跳躍在快要爆發的火山口上。

二十

玲玲穿着白色的睡衣，默默地，到涼台上來了，她久久地凝睇着晶藍的夜空。這時。天

已微明，一些小小的星子，還努力競賽着閃光，終於消失在藍天深處。東方，沿着那些正在展開的雲片，沿着牠們低處的邊緣，泛起了一層淡淡的紅暈，同時，一陣風帶來了清晨的涼意。

在黎明的霞光中，玲玲擎起她的計劃——爲下一代服務的計劃，對着遠方，對着不可見的空中的航路，喃喃地說出她的祝福：

「無志者的殞滅才是可悲的！」

你們是建築新的大廈的人，

你們有無數後死者，

做你們的繼承人，

而你們是他們的明燈！」

朝陽冉冉上昇。藍色的天空是無限，愛是無限……玲玲微笑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

犧牲

韓 冰

二弟從越南一連追來兩封航空信，說他在越南服務的那間織布廠，因為法越打仗，紡織品銷路大減，廠家虧了本，祇好裁減工人，失業的命運便降落在他的頭上，現在，暫「隆邦」在一位親戚店中，借我「火速」籌寄一兩萬元越幣去給他獨創生意，或者是給他辦理申請入口手續，使他能夠到馬來亞……我發呆看着這張字跡塗成一片墨黑的信紙，心頓時變得好沉重，腦海裡，不禁浮泛起了二弟那副黃腫的可憐的臉容來，心窩裡所掀起的感情，與其說是同情，倒不如說是悲哀更恰當些。

我原來是一個飽經風霜飄泊慣了的人，腦子裡的「家庭觀念」早就相當淡薄了，心腸自信已經變得相當硬和狠，和平後，連接到父親母親的死訊也祇是稍稍難過一陣就算了。但，在前年，當我從遙遠的異鄉奔回到闊別了五年的敗落了的家園時，第一眼看到了二弟那一幅黃腫的臉孔和一頭稀疏而長的頭髮以及一雙呆滯了的眼睛的時候，我卻抑不住一時衝激起來的感情，鼻子一酸，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掉下來了！

如果說我的家庭的敗落是一幕血淚的悲劇，那麼，二弟就是這悲劇舞台上一個最可憐的

角色；如果說我的家庭是中國封建殘遺社會的一個小祭壇，那麼，二弟就是那小祭壇上的犧牲了。記得從幼年起二弟就生有一副傲慢而魯莽的個性，固執，霸橫，從不聽誰的話，喜歡無理地毆打弟妹們，三妹現在的身體曾弄得這麼衰弱，也可說是被他打傷了的。正因為他有些壞脾氣，所以，他得不到雙親的愛護，父親常常用柴片和竹桿毆打他，他往往被打得夜間不敢歸家，藏到黑暗的膠園裡，等到一些鄰居去把他找回來為止。每次這樣的事情發生後，母親總是撫摸他身上的傷痕痛哭流涕，甚至發起脾氣，跟父親吵鬧一場，於是一個和睦的家庭，便因此而捲起一場令人傷心的風波。

我十四歲那年，跟父親回國升學去，二弟才第一次跟我們從山芭到檳榔嶼去遊了一趟，分別時，他的身體比我壯健得多，但那一副固執的脾氣和輕浮而愚蠢的舉動，却叫我不能不擔心他底前途的坎坷！

我回去祖國的三年中，只聽到一些從「番山」回去的親友們說，說我的二弟的脾氣越變越壞了，而我的父親（他帶我回國後自己又回到南洋）對他的毆打也來得更兇了，而且，一發了火，就聲明要打死他，他不願有這種不聽話的兒子。我每次聽到這種消息，總不禁泛起難言的悲愁。我知道：父親所以對二弟的管教變得那麼嚴厲，都是因為他那次回到闊別十七年的祖國去，看到我們這個大家庭之中，尾叔父對他的長子溺愛的結果，造成了堂兄教哥的

壞得不可收拾的緣故。

我十七歲那年的秋天，在離家鄉數十里遠的一所中學唸書，忽然接到了父親緊急的來信，說二弟因思念祖國過度，致成神經錯亂直至變成瘋癲，雖經各地「神明」救治，總未見効，叫我寫信給他，歡慰歡慰他應聽從雙親的話。隔了不久，我那封奉命寫的信剛剛寄出的時候，父親便突然帶了二弟回到故鄉來了。一個堂兄弟趕到學校去叫我講假回來，我知道這一定是一個不幸的預告，便立刻即請假回家，一看，父親底頭髮是更加斑白了，而二弟的臉如土色，頭髮脫落得稀疏可數，剪剩寸把長，比起以前穿西裝皮鞋的樣子，已經判若兩人了。他舉止呆滯，低着頭，坐在大廳的牆角，手上拿着一個火柴壳在玩，像個無知的孩子，我上前呼喚他，他只對我望了一望，發了一個傻笑，就又低下頭去，若無其事似的。父親看了這情形，望了望我，痛心地搖頭，拉我到一間房子裡，很哀怨地對我說：

「你這個弟弟是天公賜還我們的呵！在番山，大鐵鎖都給他掙斷了，『神明』都醫不好，去拜『祖師』，也不收效，人人叫我送入紅毛丹的瘋人院，我不願，我不願自己的親生骨肉受那種苦刑……」說着，悲從中來，竟把話停頓下來，低着頭，白頭髮微微在抖動，顯然地，他是在抵抗着悲哀的襲擊。一會後，才又用感激而顫抖的聲音繼續說下去：「好得俺祖公有積德，坐火船一過七洲洋，他就漸漸曉人事，才解開了大鐵鏈；以前，是連屎都塞進

嘴裡去的呵……」這時，我才發覺他老人家的眼眶裡，正垂下兩條淚水……。

我底鼻子也隨着酸了。我預感到我們的家庭的不幸的開始……。

x

x

x

x

x

父親一到家鄉，立刻秘密地給我進行婚事，從一些親戚口裡傳出來，說父親的意思是：如果不是有我是他的長子，他還準備立刻給二弟討個老婆呢！理由是二弟的發瘋有幾成是屬於色情狂，聽說他在南洋曾經接近一些農民，他們給他講了許多淫慾的故事，引導他去戲弄女孩子，使他發了癡心，直到發狂了起來，後來，有一個醫生貢獻了一個意見：「給他娶個老婆就會好的。」

我反對父親這種做法，我認為弟弟這種不健全的神經和羸弱的身體，如果給他結婚，那無異是完全斷送了他的健康和前途。然而，父親却頑固得像一塊石頭，絕對信任那位糊塗醫生的話，而且，「孫媳滿堂」的一種「好命」的虛榮心也在他底簡單頭腦裏作祟着；於是，我只有一法：反對他給我進行的婚事，藉以間接延緩二弟的婚事，而給二弟挽救那即將降臨的危機！

然而，父親却在那年冬天，沒得我同意，秘密給我和一個鄉下姑娘訂了婚，我因為這件事和父親鬧翻了，他發了一頓大脾氣，責備我不孝順他，還說我不愛護弟弟：

「哼，你呀，你全不知我的苦心……救了你的弟弟對你是好的。古人說：『多個兄弟多枝竹槌，烏多條毛都會暖』！」說時，氣憤得流下老淚，撻着桌子，躁着腳，好得叔父來勸解才下得了臺……

不久，父親把二弟放在唐山，自己忽忽回到南洋來了，聽說他臨走時，堅硬地對人表示，說如果我不同意他給我定的這門親事，他也決定在那年冬天把「新娘」用花轎抬進門來；不然，他就不承認我是他的兒子了。我聽了這些話，既爲自己前途担心，更爲弟弟的前途可悲，憂慮他可能犧牲在這位不曉得愛的父親的手裡。

我就在十八歲那年的冬天被迫着結婚了。而弟弟，又緊跟着在第二年的夏天訂了婚，這門親事是父親追了幾封信命令叔父進行，而由二伯母自動作媒人做成功的。當時，二弟雖然已進了一所中學去讀書，但那種呆滯的動作和固執的個性和黃腫的臉孔還是一樣不變的。

他只訂婚沒有一個禮拜，對方聽信人破壞，說二弟是神經白癡的，便聲言要解除婚約，當時，我立即同意，因爲我並不希望一個女子隨便來投進我這個不幸的家庭來做犧牲品，但忽然對方又打消這主意了，那是因爲「家聲」關係，願將差就錯，認爲這是他們女兒生前註定的命運。

就這樣，也在那年年底，二弟就完了婚，成親那天，拜祖公時他就跪錯了方向，圍看的

孩子們哄了起來，鬧了大笑話，新娘受窘得臉孔是一陣紅又陣青，只差沒有當場放聲號哭。我看了這種情形，真痛苦得要流出淚來！

很快，弟婦在隔年就生下一個女孩子，沒幾天便夭折了，這個女孩子的夭折，在我的家庭裡並沒有引起甚麼悲切的波瀾，這顯然是因為二弟和弟婦在這大家庭裡沒有地位的緣故。在我們鄉下，一個女人嫁了一個沒本領的丈夫，她就要隨着被人輕視和糟蹋的。弟婦年紀也很輕，孩子脾氣很重，但長得活潑而聰明，無奈嫁了個像這樣的丈夫，真個是「啞婦壓死親生仔，有苦叫唔出」，也正合一句鄉諺：「好花插在牛屎堆上——冤枉」。但她却把這一切認為是「八字」命裡所註定，便朦朧地忍受一切苦楚和羞辱，在這個互相傾軋而極端冷酷的大家庭裡寄生下去。我當然偶爾親眼看到一些事件不禁要抱不平起來爭鬥一場，但想了一想，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因為父母遠處在南洋，固然不明瞭這些家庭裡的黑幕，事實上也顧盼不到這許多的呵！

不久，在太平洋戰事發生後的翌年，我就離開家庭奔跑到達方飄泊去了，我的大家庭，也在我離開半年後因為物價高漲，洋錢斷絕，支持不下去而分家了。分家後，生活當然變得困難，弟弟又懶惰不願耕作，夫妻兩口便常常吵鬧，二弟更像牛一樣不講理，動輒就以拳頭腳肢對付，聽說有時連她整把的頭髮都被他拔了出來，但弟婦還忍受着，因為她又懷孕了，

直到她生下的又是一個女嬰，而且，又是生下來只幾天便夭折了，以後，她便毅然決然跳出我的家庭這個大「火坑」，偷偷走去再嫁了人，嫁在離我家鄉數十里遠的縣城裡。但聽說，她嫁的正是一個四十餘歲的賭徒，家裡窮苦得很，這正如一個很同情她的嬸母對我說：「前夫打鐵，後夫打鎖匙，一樣苦呵」！

我是在和平以後，才在異鄉接到了家信，知道弟婦改嫁了，也知道妻和弟弟在弟婦走後又不睦分成兩家，每家一口，各自分炊。同時，在戰亂離散中還苟活下來的伯父（伯母和叔父都在分家後家鄉鬧飢荒時先後逝世了）來信，鄭重提起這件「敗壞家風」的恥辱的大事，聲言關於弟婦的下落，正在嚴緝中，催我趕快回家，共同商量辦法，以便向對方查究並訴諸法律。

我担心伯父的話真的變成了行動，害怕他果真利用我們大鄉望族的特殊勢力去壓迫着弟婦的父親，而得把弟婦追究回來再推進我這個殘酷的家庭牢獄來，所以，我立刻給伯父覆了信，說這事至切待我回家後再進行。

後來，我回到了家，親眼看到這個殘破的家，看到了弟弟的可憐相，看到了伯父晚景的可悲，真不禁爲這家庭洒一把酸淚；而且，也使我生長了一個幸災樂禍的念頭：「如果我有分力量，就應該把這個牢獄的鐵門肩起，讓這些沒見天日的不幸者衝出去呵……」

伯父當然又悻悻然提起了弟婦被偷嫁了人的這件事，說非查究個水落石出，他死了就無面目見祖宗。經過了我婉轉的解說，才把他這一股怒火澆熄，這樣，這個問題才算接受我的意見：過去的不再提牠了，就連對方託人來疏通的「賠償損失幾萬元」的和平要求，也給我一口制止了事了。

我在家裡只駐足一個多月便又啓程到南洋來，這一個多月中可說完全依靠借債過日子，族人以至二弟起先都以爲這樣從遠方回來，必定是發了大筆「勝利財」的，很多人來向我借錢，二弟也在人家喉使下三番二次來向我要錢籐米、買番薯，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非常狼狽，不幾天等到人家看穿了我這個窮內幕的時候，大家便變得冷淡而且露骨的譏笑了。於是，我只好硬着頭皮把父親分得的一些田地賣掉當做馬來亞的船租需費，並且，應了二弟的要求，撥出所得的一半——二十餘美元給他到越南去謀生，因爲在我看來：留他在家鄉是會更加受罪的，不是嗎？這幾年來，爲了父親客死異邦，家產蕩然，他已經受盡族人的輕視和糟蹋了，他在飢餓的時候，是沒有得到族人的憐惜的，在我回去以前，他已把眠牀和家裡的用具也搬了很多出去賣來換米吃了……。

到了去年春天，二弟才到達越南，不久，來信說已找到了職業，做紡織的輕工作，有飯吃，似有沾沾自喜的意味，我當然也放了心。但想不到只不過半年多，他又陷入了失業的苦

境，我想，這也許又是因爲他那種固執的脾氣得不到頭家的關懷了吧？

夜裡，我凝視着夜色失眠了的時候，又不期然而然會想起我這個家庭敗落的悲劇。眼前也彷彿出現了二弟那副黃腫的臉孔，而兩條淚水正沿着那黃腫的臉頰爬了下來……。

梭羅河上

藍凌

在珀蒂瑪和阿蘭達相處的長久的日子裏，他們從來都不知道什麼是悲傷；除了沉溺於青春的熱戀中，陶醉於美麗的憧憬外，從來就沒曾想到過會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可是阿蘭達就要走了！小鎮上的一切中國人都要走了。他們害怕荷蘭軍隊來了時，印度尼西亞的軍隊會燒他們的屋子，搶他們的東西，最後並把他們的性命戕殺。

當珀蒂瑪知道了阿蘭達明早就要離開這小鎮到梭羅去的時候，她傷心，偷偷地哭了。而後，在鎮上碰見阿蘭達——那個她死心地愛着的中國少年，她只哽咽着說一句：「阿蘭達，夜裏你到鎮外河邊來，我在竹叢邊等你。」說着潛然淚下，驕地掉轉頭去，拔足就走。

一整個下午，珀蒂瑪躲在河邊竹叢下偷偷地哭着，她從來就沒有這樣傷心過；即使她在的父親死去的時候，也沒有這樣的悲傷。

晚禱「咯咯」聲（註）響起來的時候，她回到了家裏。母親發覺了她眼睛正紅着，關心地問道：「珀蒂瑪，你跟誰吵了嘴？」

珀蒂瑪強笑着說：「媽媽發了瘋呢！咱在河邊「穀芭」上「守穀」，金龜子飛進咱的眼

睛裡哩！」

母親一點也不疑心，儘自開始了她的晚禱。

夕陽最後的紅光在河岸上小鎮的屋脊上悄悄地掠過，在遠山峯上消逝了。梭羅河上，在那靜靜地緩流着的水流上，什麼時候已瀰漫着一層薄薄的霧氣；蒼茫的暮色帶着可愛的寧靜悄悄地從廣漠的四野來到，醉人的夜晚的風，從遼遠的海洋上吹來，輕鬆鬆地撫摸着小鎮，拂着梭羅河的水流，在椰樹梢頭輕奏着南方夜晚的抒情曲。

整個寧靜的黃昏，珀蒂瑪沉入憂鬱的沉思裏，直到浴罷的印度尼西亞少女們，嘻嘻哈哈地走上梭羅河岸，揸着她們濕淋淋的紗籠，跳呀叫呀地跑回椰林裏的他們的高腳「亞答屋」去的時候，珀蒂瑪才被驚醒。

月上山頭的時候，梭羅河岸上的鳴蟲加入了夜風的演奏。珀蒂瑪瞞着母親和哥哥，偷偷地來到這河岸邊上。多少個已往的月夜，她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瞞着母親和不常在家的哥哥，到這裏來和阿蘭達幽會。那些可愛的月夜，她偕着阿蘭達坐在河岸邊緣的草地上，聽着阿蘭達述着他從他父母親處聽來的，關於他的祖國的許多故事，那些故事使她不斷神往於在那遼遠的北方的可愛的國度，深心盼望着有一天能夠跟阿蘭達一塊到那國度去，那就是阿蘭達的祖國了。

於是，往往她就低聲地哼起自內心發出的小調：

阿蘭達，阿蘭達，

把你的心給我呀！

我真愛你呢。

縱使你到天涯海角，

我也永不跟你分離。

x

x

x

x

x

在那些時候，阿蘭達感到從未有過的幸福，他捧起她很美秀的臉龐，在月光下長久地看着，熱烈地吻她，抱她。而珀蒂瑪始終是一頭小綿羊，她柔順地偎在他的懷抱裏，吃吃地笑着，喘着氣，讓他去儘情地發洩他底熱烈的愛。

他不止一次對她說：『珀蒂瑪，我媽不讓我進「依斯蘭」，你媽又不願你嫁出來，可是我還是愛你，永遠永遠也都那麼地愛你的！』於是他們發下了誓，有一天，他們終歸是要離開這不許他們結合的地方，到可以讓他們毫無阻礙的相愛的地方去。他們相信在這世界上，總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月亮已經上了梭羅河對岸的椰梢，而阿蘭達終於來了；踏着月色，走在『穀芭』的小徑

上，走向河邊的竹叢。珀蒂瑪迎上去，急切地低聲呼喚道：

「阿蘭達！阿蘭達！」

「噓！……」阿蘭達以手勢阻止了她的聲張，然後舉目張望着四週。

「我以爲你不來呢，阿蘭達！你真的要走了麼？」

「唔」。

「你捨下我麼，阿蘭達」？珀蒂瑪哽咽着，忍不住潸潸地掉淚。

阿蘭達嘆了一口氣，撫摸着她，然後相依地坐在河邊草地上。

「爲什麼你要走呢？」她問。

「因爲荷蘭人就要來了，你們的同胞就要殺中國人的。」

「我想，他們是不會的，一定是不會的！」

「但是人們都說會，在很多別的地方據說都是這樣。」

「那是爲了什麼呢？」

「這是誰也都不懂的，總之，在這印度尼西亞，每個人都能像你這樣，那就什麼事情也不會有了。」

珀蒂瑪開始了長久的沈默；她惶惑的沉思着。

對岸的椰林裏，起碼有兩隻貓頭鷹在淒厲的叫着，銀白色的月光在流蕩着的梭羅河的水面上閃爍。四週除了夜風和鳴蟲的大合奏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珀蒂瑪突然抬起頭來問道：

「那麼，你們不怕荷蘭人？」

阿蘭達望着她答道：「我想，這兒的每個中國人都跟你們一樣，蠻討厭荷蘭人的，爸爸說那些吃的白白胖胖的荷蘭人，都是吸血蟲，都不是好東西！」

「所以，我說，我們跟中國人是一派的。」

「但是，珀蒂瑪，鎮上的中國人都說，印尼人是『心血來潮』就要殺人的呢。」

「不會的，阿蘭達！」珀蒂瑪分辨着，慢慢地低下了頭。

「阿蘭達，你不回來了麼？」

「不！」阿蘭達解釋着：「很快很快的我就要回來了，即使爸媽不來，我也要來的，我來——我來偷偷地帶你走！」

珀蒂瑪又開始了抽泣，她低聲地說：「肚裏的孩子快要三個月了啦！」

阿蘭達低聲地安慰道：「不要緊！咱們快要在一道了。」

珀蒂瑪抬起了頭，在她的眼角上，停着兩顆晶瑩的淚珠，他們的眼光長久的接觸着，終

於緊緊地抱在一起。

×

×

×

×

×

月亮很快地爬到天中央，又很快地向西斜去。多無情的時光呵！

月斜到西邊的椰梢時，這一雙情人並沒有說完他們心底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們終於是依依不捨地含淚分了手。

珀蒂瑪蹣手蹣足的溜進自己睡覺的後房，她聽見了母親安靜平和的鼾聲，心裏寬了一些，可是仍然懸念阿蘭達，一想到明早他就要走了，她覺心裏空虛得很！

珀蒂瑪躺着，可是合不上眼，一陣陣的思潮在腦海裏不斷地泛濫着。

凌晨時，她忽然聽見一陣低沉而淒慘的喊叫聲，忽隱忽現的像在遙遠的甚麼地方傳來；那聲音使人聽了毛骨悚然，珀蒂瑪側起半個頭來聽着，那聲音却又沒有了。好久後，她聽到一個開門聲，聽那腳步聲，她知道是哥哥從鎮上回來了。可是，隨後又聽見重物跌地的聲音，她猜不透哥哥到底帶了甚麼東西回來。忽然她想起了適才阿蘭達講過的話，心裏不禁忤然。可是她却不敢冒然到前廳來看哥哥到底是幹甚麼直到這三更半夜才回來。

月亮已經沉到山後去了，太陽也該快要出來了。正當珀蒂瑪昏昏欲睡的時候，她忽然聽見了一個嘶啞的聲音喊道：「珀蒂瑪，救救我！」

這是阿蘭達的聲音，一點也不錯的！珀蒂瑪猝然一驚，驀地跳了起來，心不停地跳着；沒有絲毫的遲疑，她從房裏奔了出去，一面她聽見哥哥的脚步聲和開門聲。才到前廳，她突然聽見了一聲尖銳與淒厲地慘叫，一剎那間，她已奔到門口，一眼就看見哥哥站在晨曦裏，手裏拿着一把像是刀樣的東西，旁邊地上一個人在翻滾着。她驚叫了一聲，奔了過去，靠着清晨的微光，她發覺地上滾着的正是阿蘭達！她不顧一切地撲向他的身上，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用最惡毒的話咒罵她的哥哥：「你這豬呀！魔鬼呵！你怎麼了？唉喲！阿蘭達，阿蘭達！……」哥哥一把將她從阿蘭達的身上拉開，在掙扎着喘息的阿蘭達身上猛的又加上了兩刀，然後一脚把他踢開去。珀蒂瑪用盡最後的力量，向悸動着的阿蘭達撲去，於是她再不能叫了，她也聽不見背後母親驚惶的呼喚，她失去了知覺。

這時候她的哥哥嘆了一口氣，翹起一隻腳來，把染血的刀在脚底上揩了幾下，然後默然走進屋子去。

在市鎮的上空，紅色的火光正和東方天際初陽的紅光鬥豔。而平靜的梭羅河的流水，依舊悄悄地流着，風也輕輕地吹着，它們不再是歌唱了，它們在低聲地訴說着夜來的不幸，訴說着印度尼西亞光榮的革命史上的不幸，可是却訴不盡珀蒂瑪心頭上遺留着的深長的恨！

（註）回教堂裏當鐘敲的東西，是一段中心挖空的木頭，其聲略略，所以華僑都叫做「略略」。

給一個淪落風塵的女人

霍超然

瑪麗姑娘：

我們都是天涯海角的飄泊者，相逢何必曾相識？浮萍一般短促的聚會，雖不能說是已成深交，但最低限度，你底浮雕一樣的外貌，却已在我心目中塑下一個鮮明的輪廓，我還不敢說已接觸到你靈魂的深處。

我不能忘記風光明媚的丹絨武雅的海濱，那裏的山光水色，曾經鑄入了你底風姿綽約的情影。

瑪麗，人家說：你的「情愛」是最簡單不過的，簡單到含有原始的意味，只要藉金錢作媒介而已。如果這話說得正確，那麼，像我這樣一個潦倒半生的窮措大，洋樓汽車沒我的份，物質享受也輪不到我的頭上，那未免太過自作多情了；你，好像上帝要把你造成，是特地要配給那些金枝玉葉的哥兒們似的。

然而，如果你認為我不是偏見，總覺得以蠡測海的人，未免太過侮辱了你！像你這樣一個從小淪落風塵，飽經風霜的女人，也許金錢能博得你的一片虛情假意，要像熔爐一樣把你

底純正的「愛情」鍛煉出來，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的罷！

所謂「相識遍天下，知交無一人」，也許不是你底身世的寫照，但試問無數向你獻殷勤的男人，究竟能有幾個真能抱着赴湯蹈火的精神，和你作着天長地久純潔地相戀呢？

或者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你難免在輕聲淺笑的當兒，眉梢間掩不住那戚戚的顏色，你即使說話的時候，盡量裝出鶯聲燕語一般，也散發着幾分愴涼的意味；如果我沒有聽錯，瑪麗，你不是幽怨地道出了：「我是一個苦女子」的心事嗎？

我敢肯定地說，你並不是那羣野草閒花之流，只望惹人憐愛，而是漫不經心地出自由衷的感觸。那一天，正是風雨欲來的時候，茫茫的大海，也張着發愁的臉孔，黯澹的氣氛包圍了一切；你像無抵抗的海燕一般幽鳴，有心人自必為你洒一掬同情之淚。

你不是喜歡採下白花插在髮梢嗎？黑白分明，平添了你幾分姿色，本來像雲波一般的美髮更顯得冷豔欲飄了。我說：白花插髮是不祥之兆，我跟你換朵紅花兒罷；你却嫣然一笑，表示毫不介意的樣子，使我驚訝得很。一顆少女的芳心會這樣沈澹肅穆的嗎？我真無法表達你那種委婉的衷情，像深山裏的溪流一般流露出來呢！

有一次，你在烟雨籠罩的沙灘上，踏着緩慢的步伐，似乎你非常歡迎那羊毛細雨似的。又有一回，你老喜歡坐在破漏的帳篷下，四面飄着雨絲風片，海潮拍着幽咽的岸邊，豆大的

雨珠落在你底藍花白底的衣裳上，你是那麼落寞而鎮靜，我再三的催促你，你才想到找地方躲雨，難道這是你離開了溫暖的家庭，挺身而踏入荊棘的路途，因而蘊蓄了一副倔強的性格，來同冷酷的環境掙扎嗎？

提起你的家庭，我就想起了一隻失羣的孤雁，呼喚着一對女兒那種悽愴的樣子了。你曾坦白地對我說：你的母親攜着你姊妹倆，在日機空襲下逃到南洋來的，離鄉背井，加以地生疎，顛沛流離的辛酸滋味，已使你母女們夠受了。

因此，你對於家鄉，有着親切的懸望，加上你從小蘊蓄了那股感傷的柔情，你是那麼孤寂地支着頭凝眸於蒼茫的海天，好像一副輕描淡寫的圖畫，裏面點綴着黯然神傷的妙人兒。但你却是現實的人物，你想到中彩票，想到遨遊整個的祖國。有些時候，你的心境比較安靜，你會那麼稚氣地指着海波說：海水有三種顏色，遠遠的是灰藍，在中間的是深綠，近在腳跟前的是淺青，好像傾倒了不均勻的藍染缸似的。

當你在愉悅的時候，常常吐出了銀鈴似的歌聲，只要約略地哼個調兒，知音者便曉得你是很有音樂素養的，我再三的追問着，你才透露出過去曾在歌台播過音。

我看見過你在一次最快活的時候，濕得像小孩子一般天真，跳進淺水灘裏捉小魚，小魚躲來躲去，兜得你像走馬燈裏的人團團轉轉，衣襟濡濕了也不顧，朝陽在你的面頰上發着光

彩，我才發覺到你的兩瓣酒窩，默默含情地寫盡了少女的風韻。

我再看到你興奮起來了，輕盈地在沙灘上起舞，留下了一連串的足印，別人看見你這樣子，總以爲你是多麼寫意而快活的呀！

我從這幾個側面的角度，認識了你底潛在的性格，這種性格的發展，本來是正常的，但多數人却認爲是反常的呢！他們認爲你底「正常」的生理態度，只是強顏歡笑，只是虛情假意的奉承。誰理會到你的話：「我太不願意隨便敷衍人家了！」誰認識你有一份擺不脫的嶺南女兒底強硬的品質，誰會看透你的肉體飽受蹂躪，在靈魂上還保存一片新鮮的領域呢？

瑪麗：拉得太長了，這些文字，既不是一杯水，可解你的渴，也不是一片麵包，可拿來充飢，更不是一副鎮魂劑，可消除你的寂寞；但請你別見笑，這裏面也滲雜着一份真正的同情心，雖然像這樣的同情心，對你並無補於實際。

瑪麗：丹絨武雅的夜色，像夢境一般，海波不揚，溶着冷冷的月光，遠處的漁舟燈火，彷彿象徵人生亦如南柯一夢！好萊塢餐館上不是懸掛着茉莉女士贈的詩嗎？「朱顏白髮」，你曾再三的問我這詩詞所含蓄的意義，我所能告訴你的，是希望你不要因爲你的青春一天天地溜走，爲此而就憂罷了。

現在是夜闌人靜，也許你還在燈紅酒綠中帶着疲乏的步伐在酣歌曼舞；也許你正在陌生

人底懷抱之中，也許你對着粧台前的殘燭輕輕地嘆了口氣。

甚麼力量安排着你這樣的命運呢？讓我祝福你罷……但我不曉得怎樣才能算是祝福你。

蹇途

蘇雯

一九四八年六月的時候，我患了盲腸炎。病中，我感到連續不停的劇烈腹痛，身體發着高熱；有些時，我竟陷入了昏迷狀態中，家裏的人着慌了，給請來的醫生診過之後，他勸告他們把我送進醫院。於是，我被扶上了一輛電車，一刻鐘後，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了。

在醫院裏，我還是整日昏沈沈的不省人事，我只讓醫生給我打針，護士爲我按脈，測體溫；自己只是半知覺地，任他們擺弄去。翌日，靠了那些藥針的力量，我稍微清醒了一點，醫生對我說，兩天後他要給我開刀；爲了怕我勞神起見，不許親友們來看我的病，連家人的探視也隔絕了，只讓院中的女看護服侍我，代勞了一切。

那時候，我的昏迷大大地少了，腹痛也沒初來那麼利害，遵醫生的囑咐，我不能動，連轉一下身子也不可以，只平躺在病榻上，閉目養神。我雙眼閉起來，腦子空着，便什麼東西都想到了。我想起了病中家人親友們替我難過的情形；想起了妻最後一次來看我，臨走時眼眶暈紅欲哭，柔聲對我說：『遇平，放心躺着，過兩天醫生給你開了刀之後，我可以再來看你了。』我又想到了另一個女人——韻冰，我以前的愛人。她嬌美的面龐，在我面前幌着，

端莊而秀麗，沒有塗甚麼脂粉，顯現出一種天然美態。我還記得她面上的兩個酒渦，只淺淺的，却使她在笑的時候，更見甜蜜可人。她的影子留下在我的腦海中，那麼清晰，好像瞬間以前，確真在我面前出現過似的。我記得她曾注意地凝視了我一次，這使我覺得可能不是幻想了；不過在我昏迷的時候，或會認錯了別人也說不定。我努力在想，希望從記憶中分別出真假來。

我覺得到來探病的親友中，決沒有這樣相似的一個人。後來，我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人，終於想到了看護們身上去。於是我開始注意她們，想從她們中，找到那個真的，或面貌相似的，我心裏憶念着的一位小姐。

到了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一位看護小姐來給我測脈搏探熱度。

她坐在我病榻邊一張椅上，臉向着我；當然的，我很容易把她的面貌細細看清楚了。我是仰臥在床上的，我眼光所到的第一個部位，自然溜到她的下顎去。她的下顎小巧而帶尖削，肉色很潔白。視線沿着面部輪廓上進，我見到了兩片薄而小的唇，嘴角微微低陷，揚溢着一種輕快的氣氛。再上是一個希臘式的鼻，鼻樑很高，很直；鼻的盡頭配着一對大眼睛，睫毛很長，有點彎。兩道眉是半圓形的，角度很大，眉毛黑而粗，相當地闊，不像經過精巧的人工修飾，純粹是自然的美，還帶點秀氣。頭上鬆鬆的秀髮，是不久前經過電燙室精心裝修

好的，很適合她的面型。她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然而可不是韻冰。

我有點失望，也有點好笑。爲甚麼要這麼傻，希望從她們中找出個韻冰來呢。

以後，又有兩個女看護進來，拿東西給我吃。入夜，我將睡的時候，又有一位看護進來對我說，醫生決定給我開刀，是早上九點鐘，叫我自後連牛奶也暫時不要吃了。

我依然找不到韻冰，連和她相似的一個人也沒有了。

翌日，最早醒來，經過了循例的早診之後，我接到了預備開刀的口頭通告。

剛剛九點鐘，我被扶上了有輪的病床，推進了手術室，在裏面，我看見醫師和助手們等候着。他們都穿上白色的長衣，擺出了嚴肅冷峻的面孔。我的心裏也冷冷的。我明白片刻以後，他們就是我的「屠夫」了；也許我的生命在他們手中就此送却，也許我會因此得救。我覺得頭腦越想越亂，我極力安靜着自己的思維，不要再想甚麼了。

就這時刻，助手們把我雙手連了身體，在胸部加了條闊皮帶，橫束在手術床上；下半身的衣服給我褪個乾淨，只用塊白布蓋上。之後，他們要用布蓋我的眼睛。恰巧這時候，醫生按了下電鈴，一位看護捧了施手術的器具進來。我愕然，記不起我自己是綁在床上的，想騰起身來，那進來的看護，正是不斷在我腦子裏幌着的一個人，我認得她就是韻冰！那助手看見我的神情，也有些驚異了，提着要給我蓋眼的布巾的雙手，停在他的胸前。「冰！」我高

聲叫，那看護小姐瞪大了眼睛，感到意外地看我一下；隨着把捧進來的東西放在桌上，轉身退出去了。忽然，我的眼睛給一層白色的東西矇蔽着；同時，鼻子也聞到了哥羅芳的強烈香味，我暈過去。

韻冰是我以前的愛人。一九三九那年，我們的愛達到了沸點，我們彼此都陷入了甜蜜的幻想中。詩人歌德說過：「在愛情中的人是半個瘋子。」這句話確切不移，真的，那時候我們緊張和癡纏到有點瘋狂似了。自然而然地，我們談到結婚問題，我們不管人們說的「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也好，或者是「結婚是另一進展」也好，我們但以爲結了婚以後，能夠開闢一個新的天地，其中只有我和她，我們可以彼此用最高度的熱情相愛，可以彼此永不分離了。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個政府機關的職員，所入不多，關於以後的生活問題，實在是一種威脅。而且，我家裏並非富有，決不能負擔我婚後的一切費用。關於這些，我曾向韻冰說過，可是她回答我說：「我們結婚的原動力，究竟是金錢呢？還是愛情呢？」這却把我難住了。

「不過，我們需要生活，以後的一切開支是需錢的。」我解釋說。

「我想我可以向爸爸商量一下，不致沒有辦法吧。」她沉思了一下說，她是個頗富有的商人的獨生女，她爸爸很愛她。

「但是，冰，你明白呵，我不能靠你的父親呢！」我的性情有點硬，我怕她真會這樣想法。

「我是想我自己向他討一點錢，他老人家愛我，不會不答應的。反正我又沒有哥哥弟弟，他不會不理我。」她微微一笑，我知道她想要在父親面前撒嬌了。

「要是他不給錢給你呢？」我以為她這樣想法也是不夠的，然而我不反駁她，只故意找個問題難她一下；而且這是可能的事情。

「那我不可以自己找一份工作，支持家庭的一部負擔嗎？」她說。

我笑了笑，我佩服她的勇氣。於是，我們暫時把這問題放下，各自向家長提出結婚的意見。我的父母以為韻冰的人品也不錯，並沒有富家女的驕奢氣習，很快同意了我的提議。

可是韻冰的父母却不贊同女兒的見解；但也不忍拒絕愛女的要求，只說過一些時候再放慮未遲。雖然她父母對我的印象並不壞，不過我是個窮小子，從這方面看去，我沒有和她女兒結婚的資格。尤其是在她父親這樣一個商人的眼光裏，這一買賣「有些不上算了，從此以後，他極力使韻冰和我隔開，不給我們有機會相見。但究竟用方法阻止一對在戀愛中青年男女的相會，簡直有點不可能；我不到她家裏去找她，她却上我的家裏來找我了，我們不斷想着可能轉變她父親意見的辦法，我們倆都深深苦悶着。

三個月後，韻冰的父親要她和一位姓王的青年訂婚。當然，那姓王的是屬於和他們「門當戶對」的一類——有點金錢的人。

韻冰找了機會跑來見我，把這些事情詳細給我說，也叫我想辦法。我感覺到環境把我們迫到懸崖了，我們不可能再忍耐，再遷就環境。我們想找一個完滿解決辦法的念頭破滅了，最後，我堅決地說：「走！」

「出走嗎？我們離開這裏嗎？……」她有點淒然。我明白她對家裏的雙親，依然不忍離開他們。一個素來沐浴在慈愛中的女孩子，一個雖然有勇氣到底不免帶點女性懦弱的人，這次要使她在慈愛和愛情中，決定她的取捨了。

她猶豫不決，還是想不着能使她父母回心轉意的方法。

我不忍過份刺傷她的心，只溫柔地說：「要使我們能夠達到目的的話，除了出走，除了離開這裏，到別處建設我們的新天地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她哭了，伏在我的肩上嗚咽着，抽搖着鼻子說：「爲什麼環境要迫到我們如此呢？」

我撫摸着她的頭髮，我輕拍着她聳動的肩膀，貼近她耳邊細聲地說：「冰，堅強一點呵！——」

片刻之後，她止哭了，瞪着紅暈的眼睛看着我，頭髮微微有點亂，有幾絲覆到額上去，

蓋住了她的眼睛，我用手輕輕替她整理好。

經過了一會沉思之後，她答應跟我走；不過，她不能永遠脫離家庭，她只想到C市表姐處暫住，過一些時候，看她父母如何再打算。這是從權的辦法，我不置可否，依從了她的計劃。我也決定到C市住一些時間，好照顧她。

然而在她還未動程往C市之前，她的家裏不知從那兒得到消息，已經知道這計劃了。她父親叫人到我這裏說，如果她一離家，他要控我以「誘拐少女」的罪名。我明白這是一種恐嚇，不過她目前還未滿二十歲，在法律上她沒有婚姻自決的權利；要是我真的被他們控告，縱然韻冰自己承認我並非拐誘她，而我的罪名在法律上還是可以成立。對於這，我感覺到是個嚴重的威脅。但是，從此以後，她的父母再也不許她離家一步了。因之，我不能得到她給我的消息，我不明白她對將來的想法如何，又怎樣打算。

不久之後，她的朋友告訴我她和那姓王的訂了婚。她雖然堅持不願，而且幾次用自殺要脅她的父母；可是終敵不過她父母的封建思想，在強迫之下，她把自己的將來委託在一個非自己甘願的人的手中。

我了解她是在環境壓迫之下無奈何屈就的。但是我也明白，我自己的失敗是爲了窮；在這社會上，若然你是窮人，你的自由和權利，無形中是打了折扣的。那時候，我當然是很失

望；我悲觀，我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了灰色。我幾乎走上了自殺的途徑，然而我終究不致自殺，我明白自殺是弱者的行動，我不甘示弱，而且自殺以後又有什麼益處？我好像看見一些人用手指着我，露出猙獰的面孔冷笑着我：「看你這傻瓜，談戀愛失敗要自殺了！戀愛是有錢的哥兒們的玩意，你窮小子也配學人談戀愛嗎？哼！應該失敗！還要自殺嗎？哈哈，活該！」我終於咬緊了牙齦，忍受了一切，面對殘酷的事實。看，我是弱者嗎！

自此以後，我決意忘了她，時間像沖擊着岩石的浪花，把我記憶上的傷痕，漸漸沖得變了平滑一片。

誰又料想到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又遇到了她，讓既熄的灰燼，重又燃起星星的火花來呢。

戀愛是一種煩惱，我面臨第二次的教訓了。當麻醉的力量漸漸在我的血液中消失的時候，我被從手術室抬回了原來的病房。我醒來時，首先看見了護士裝束的韻冰，微笑立在床前。

「恭喜你病源已經除去了。」她向我說。

「你是韻冰小姐嗎？」我還不敢證實自己沒錯認人。

「爲甚麼不是！當你入院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你了。」她說。

「那時候爲甚麼你不向我說？」我望着她有點責備似的。

「你入院時報的名是陳遇平，誰會知道你是靜？可是我見了你的面貌，也有點懷疑了，最後你喊出我的名字，我知道了真的是你。不過你叫我的時候，要不是我自己聽了，也不會有人知道你是喊我吧；我現在的名字是聲，我不會再是韻冰了，我已經是一個新的人，韻冰已經不再存在了。」

「這是甚麼意思？不過就算你不是韻冰，算你做了王太太以後改了現在的名字；可是你始終是王太太！王先生現在做甚麼事情？住在M市嗎？」

「哈哈，你猜錯了，連王太太也不是。」她不自然地笑了笑。

「你們離了婚嗎？」我愕然。

「根本就沒有結婚，說甚麼離婚！」她說。

「你們訂了婚……」我更加覺得驚奇。

「訂了婚？是的，可沒結婚，也永遠不會和他結婚了。我們的婚約已經解除了。到現在我還沒有結過婚。」她說。

「爲甚麼？」我問。

「說起來故事長了，我現在不能對你說。將來……」她勉強向我露出個笑容。「你可以像以前一般對待我嗎？」

她在我的床沿坐下，握着我的手，用希望的眼光向我看，還是以前那麼嬌豔。她還不過是個二十七八的女郎，除了比以前高一點，也豐滿一點之外，和以前並沒有兩樣，而且，現在也帶上一種已成熟的女性的莊重，不像以前般還有些稚氣。從她的眼光中，我看見了以前我們在戀愛中的一種使我陶醉的吸力，我那時真想起身吻她一下，可是記起了自己是一個女人的丈夫時，我失去了勇氣，我不能做對不住妻的舉動。望着她，我只是笑了一下，想起了「使君自有婦……」的一首古詩。

她見我許久不出聲，微微感到了悲傷；一隔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彼此都變了！」

我不想給她太難過，對她說：「冰，我們永遠是朋友呢！」

「不要再叫我冰，我是瑩，叫冰我不回答你。」她的悲傷成份消失了，故意和我爲難。

「是的，你是瑩，並非以前的韻冰了！」我像提醒她般說。我心裏在想——你非以前的韻冰，我亦不可能再是你的愛人了！

我知道愛火再度燃起在這女孩子的心中了。我了解她，實在的，她始終都愛我；她的訂婚是在環境壓迫下構成的，她自己並不情願，而且在解除了婚約之後，她何嘗不會懷着再繼

「爲甚麼不是！當你入院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你了。」她說。

「那時候爲甚麼你不向我說？」我望着她有點責備似的。

「你入院時報的名是陳遇平，誰會知道你是靜？可是我見了你的面貌，也有點懷疑了，最後你喊出我的名字，我知道了真的是你。不過你叫我的時候，要不是我自己聽了，也不會有人知道你是喊我吧；我現在的名字是覺，我不會再是韻冰了，我已經是一個新的人，韻冰已經不再存在了。」

「這是甚麼意思？不過就算你不是韻冰，算你做了王太太以後改了現在的名字；可是你始終是王太太！王先生現在做甚麼事情？住在M市嗎？」

「哈哈，你猜錯了，連王太太也不是。」她不自然地笑了笑。

「你們離了婚嗎？」我愕然。

「根本就沒有結婚，說甚麼離婚！」她說。

「你們訂了婚……」我更加覺得驚奇。

「訂了婚？是的，可沒結婚，也永遠不會和他結婚了。我們的婚約已經解除了。到現在我還沒有結過婚。」她說。

「爲甚麼？」我問。

「說起來故事長了，我現在不能對你說。將來……」她勉強向我露出個笑容。「你可以像以前一般對待我嗎？」

她在我的床沿坐下，握着我的手，用希望的眼光向我看，還是以前那麼嬌豔。她還不過是個二十七八的女郎，除了比以前高一點，也豐滿一點之外，和以前並沒有兩樣，而且，現在也帶上一種已成熟的女性的莊重，不像以前般還有些稚氣。從她的眼光中，我看見了以前我們在戀愛中的一種使我陶醉的吸力，我那時真想起身吻她一下，可是記起了自己是一個女人的丈夫時，我失去了勇氣，我不能做對不住妻的舉動。望着她，我只是笑了一下，想起了「使君自有婦……」的一首古詩。

她見我許久不出聲，微微感到了悲傷；一隔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彼此都變了！」

我不想給她太難過，對她說：「冰，我們永遠是朋友呢！」

「不要再叫我冰，我是瑩，叫冰我不回答你。」她的悲傷成份消失了，故意和我爲難。

「是的，你是瑩，並非以前的韻冰了！」我像提醒她般說。我心裏在想——你非以前的韻冰，我亦不可能再是你的愛人了！

我知道愛火再度燃起在這女孩子的心中了。我了解她，實在的，她始終都愛我；她的訂婚是在環境壓迫下構成的，她自己並不情願，而且在解除了婚約之後，她何嘗不會懷着再繼

續我們的戀愛的念頭？她慶幸着這時候在另一個地方——M市重見到我，想着我們可能回復了以前的相愛了；她怎知道我已結了婚，怎知道我的愛已經獻給了另一個女人了呢。我想明白地告訴她自己的一切，可是我怎忍心這樣做，我只悶在心裏。

至於我，在她定了婚之後我便失望了；我和另一個女人結了婚，她現在是我的妻，我愛她。我那裏想到還會再遇到韻冰，她還未嫁，她還愛着我呢！這畢竟是個意外，然而我就讓這意外的事情，真實地發展下去嗎？我要終止它，我一定要使韻冰知道我已結了婚，我不能再愛她。這次的相遇，只能使我們的友情繼續；至於我們的愛情，它已隨着過去的年月，一併消失，不能再回來了。她就像愛人般，那麼溫柔，那麼體貼地侍候我，使我在病中得到特別的撫慰。然而她對我越細心，越使我難過。

「冰，我對不起你，你要重溫舊夢的時候，我的夢早已破滅了，我一定要告訴你，我不能再愛你的原因；那時候，我知道你會失望，會難過，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不容許我們在幻想中尋快樂。我不應該再度使你傷心，但是有甚麼辦法避免呢！命運播弄着我們；使我們飽嘗愛的苦汁，我們的遭遇，都那麼可憐，那何嘗是我們所預料到的呢！這次，我使你傷心，也不是我所想要如此的呵！恕過我，原諒我……」我在心裏這樣地想着。那時候，她正坐在我床邊，柔軟白嫩的手，假在我的面頰上，我感到十分慚愧。

「呵！你的面很熱呢，不會熱度升高吧？」她說。

「不！」

x

x

x

x

x

我終於把自從和她離開之後的事情，一一清楚地告訴了她，也告訴她我結婚的經過。

她聽了受很大的打擊。她靠身在椅上，面色慘白，閉了眼睛，極力想忍住流下來的淚水，然而眼淚還是像一顆顆透明的珠子般，不斷從眼角滾下。她的口唇顫動，牙關咬緊了，沒哭出聲，却用鼻子歎着氣。我見了她的樣子，很受感動。我抱住了她，低聲安慰她，我的聲音也微帶嗚咽了。

「我明白這不是你的錯，我現在希望我以前真的自殺死了好，人生有什麼意味呢！我也悔恨不應該於再遇見你之後，重又愛上了你。我們還是不要再見面好，為什麼我們偏又相逢偏又……」她那時低聲哭了。

「冰，不要說吧，我們都是給命運作弄的人！」我怨憤地說。

當時，一位護士經過門外，我恐怕給外人見了不好看，極力勸她止了淚。

以後，從她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她和那姓王的解除婚約經過。她的遭遇，為什麼永遠是那麼可憐呢！

在她和那姓王的訂了婚之後，經過了兩年的時光，還沒有結婚。可是剛在那時，一九四一年的冬天，馬來亞戰事發生了。她隨了家人搬到一個偏僻的鄉村裏躲，以爲可避過一時了。然而恰巧得很，這個村子正是敵人先鋒隊所要通過的捷徑；所以，當那裏的人還沒有提防的時候，敵人已進入村內了。那時候，剛是黃昏，她家裏的人，正關上了門預備吃晚飯。忽然，他們聽見了粗重的打門聲，忙要開門，看看是誰，這時候，突然出現在門外的，是兩個提鎗面目猙獰的敵兵，他們愕然，攔阻不及，也受那些敵兵的武器恐嚇，被他們闖了進來。起初，她家裏的人，以爲他們只掠些衣物食品，便會跑開的，於是沒奈何的讓他們搜查，但事情並不像那麼簡單，他們拿了東西之後，發覺了韻冰，她的美，在敵兵的眼裏是一種強烈的刺激。像老虎要攫一匹小兔似的，一個敵兵向她撲來，她想逃走，可來不及了，那敵兵抓住了她，拉到他的懷裏。她掙扎，她推他那緊纏住在她腰部的手；她另一隻手抓住了板壁，和他爭持，不讓他把自己拖走。她用頭撞那敵兵的胸，用牙咬他的臂……：

在旁邊的父親，看見了他的女兒不能掙脫那敵兵的糾纏，走上前來，和那敵兵爭奪自己的女兒。他出盡了他的力量，看看可能把她從那敵兵的手中解救出來，讓她逃走了。當其時，還在旁邊沒動手的一個敵兵，忽然提起了長鎗，用刺刀向他大腿刺去。他仆在地上，血從腿間涔涔流到地上；年老的身體，經不了痛苦和大量出血，他暈了過去，在家人忙着救護他

的當兒，那兩個敵兵合力把韻冰抬進了一間房子裏。一個敵兵糾纏着她，另一個敵兵挺着槍守住門口。她雙臂被那敵兵用手握住，身子被他重重地壓在下面，使她幾乎透不過氣來。她大力轉動着身子，雙足猛力地撐；她用口嚙那敵兵的肩部，把他肩膀上的一塊襯衣咬破了。那敵兵放鬆了的手臂，騰出一只手來打她幾下耳光，她那時有一只手可能利用了，盡力一推，把那敵兵推開了在一邊，想要撐起身子來，那敵兵恐怕要被她走脫，高聲叫了站在門外的同伴進來，合力把她制伏。她在那兩個有力的壯漢掣持之下，連轉動一下也不能了，她看見那壓在身上的敵兵，露出黃黃的牙齒，向她作勝利的狞笑，她暈了過去……。

從此以後，她的靈魂受了重大的創傷，她的神經像受了電擊般變成麻木了。她不悲傷，她所遭遇的慘痛，已在於情感所能發洩之外了。她沒有尋死，懷着了顆破碎的心靈，度過了三年多漫漫長夜般的歲月。

和平以後，逃往蘇門答臘的姓王的一家人回來了，依舊是那裏的富戶，因為他們的財產，大部份都是實業，所以雖經過了戰火，也沒有受到很大的損失。可是韻冰的家庭却不同了；她父親的商店都給搶劫和燒光了，他父親自己，也因上了年紀，看到了女兒悲慘的遭遇，加上受了商業失敗的刺激，不久便染病死去了。此時韻冰和她的母親，只靠售賣一些餘下的地產過活。

當她的母親聽到了姓王的一家已經回來了的時候，她探問對方，韻冰那段婚事他們打算在甚麼時候舉行。但是回答的不是結婚的日期，而是解除婚約的要求。

對方的父親說：「你的女兒已經是失了貞操的人，還想嫁我的兒子嗎？我的家庭不能有這樣的一個媳婦。婚約是必須解除的，我可能賠償訂婚的損失，錢？要多少！」姓王的家裏不知從那裏聽到了韻冰戰時被敵兵強姦過；而且還有一個使他們堅持要解除婚約的動機，就是韻冰的家庭已非以前那般富有了。

韻冰起初憤恨極了。哼！失了貞操，這樣意外的遭遇，竟能算作對婚姻上的不忠實嗎？就當作被瘋狗咬了一口，這究竟是被咬者的罪惡嗎？她遭遇了意外的不幸，不會引起別人的同情，還認為這是一種罪過！她明白世界上究竟是沒有同情這種道義存在的，人與人間維繫着的只是利害關係；要是彼此間利的問題還存在的時候，他們還願站在一起，以達到求利的目的；但是假如利的問題不存在時，誰還會跟你在一起？同情，只是要利用你的時候對你的一種假面具而已。在你不能給他們利用的時候，他們給予你的，是輕蔑譏笑代表同情了。而且她那次和那姓王的定婚，也不是自己情願的，解除了婚約反比不解除好。這樣想着，她釋然了。

以後，她決心自己求生活獨立，就在這醫院裏，她找到了看護的一個位置，一直做到了

這時候。

x

x

x

x

x

自從我和她消息隔絕了以後，她的境遇竟是那麼可憐，使我不禁深深地爲她悲傷。我也知道，這次和她再遇，不獨不能給她一點安慰，反而使她那已破碎的心，更加上了一層悲痛了。人究竟是有情感的動物，實在需要溫暖，需要同情的。在經過了重重苦難之後，再遇見了往日的愛人，自己所念念不忘的愛人；在過了長久在冰窖中似的日子之後，希望得一點同情，得一點安慰，那並不算過份的要求吧！可是我却不能把這些給她，還要把她推回冰窖裏去；我深深覺得很對她不起。

我對她說我是結了婚的人，我不能再愛她了。可是除了男女之愛以外，無論什麼，她所需的我都能給她。我答應她此後以朋友的關係，永遠幫助她，她說很感謝我的關心，這使我更加感到了難過。

過幾天我要出院了，我的妻很早就來，要接我回去。我介紹她和韻冰認識，並對她簡略說明我們以前的關係，和她以後的境遇。她聽了也很同情，她請求韻冰以後常常到我們的家裏；如果是可能的話，最好搬了她自己和母親，和我們一起住，以免在她工作時間，只她母親一人在家裏孤寂。

韻冰說她的母親現時不在這裏，和她的姨母住在另一個地方；而她自己則在醫院裏住宿。她謝謝我們對她的關懷，很客氣地送了我們出醫院；她還對我說，爲了不能離開工作，不能一起送我們回家了。她答應改天到我們家裏去。

過了一星期，韻冰沒有到我們那裏，我和妻去醫院找她。一個看護說，韻冰自己請求了醫院當局派她到另一地方裏工作，昨天已經起程去了；她說以後會寫信給我們。

我驚訝了，一陣悲哀的情緒，湧上了心頭。

她失望之後，竟連告別也不說一聲，離開這裏了；她是多麼的傷心呵！這女孩子剛過了人生一小段路程的短短二十幾個年頭。可是這短短的路程，却是一條崎嶇不平的途徑，已夠使她顛沛疲憊了。

在歸途中，妻對我說：「韻冰的遭遇，是我們女性在這社會中常常容易踏上的一條蹊途啊。」

我嘆了口氣。

「願她踏過了這條蹊途之後，前面接着的是條康莊大道吧！」我心裏說。

白衣女

維 今

一

君範的喉部生了兩粒桃核般大小的東西，终于在醫生的勸告下，到x地的一家私人療養院去施手術。

他是一個富有熱情的青年，俊美的身材，加上一副配有西洋式鼻子的面孔，頗有西部片中cowboy（牧牛少年）的風度。他就是那麼愛笑，工作很緊張的時候，也沒有忘記掛着絲絲的微笑，他更是那麼的好奇變動，每碰到一件新鮮的事件，他總會懷着孩童的天真，不憚煩的溯源求本；他是沒有一刻閒空，整天總是玩玩這個，動動那個，跑東跳西。生成樂觀的天性，在他的眼中看起來，沒有一樣事物不是有趣快樂的，雖然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了，從別人眼中看起來，他還是一個天真的孩子。

二

一個鐘頭後，他開始感到煩悶了，汽車雖然飛一般的前進，他還是覺得太慢，他不能自在的東張西望，路旁向後退的樹木又看得厭了。最後他索性閉上眼睛，暫時收了他的笑容。

終於「療養院」三個大字出現在他的面前，他興奮的跳下車來，四周靜悄悄的，有的是青山和樹木；才掛上的笑容又迅速的收了，「這些寂寞的日子怎麼過呢？」他自言着。

辦了入院手續後，君範靜靜的坐在會客室裏，無聊的望着天花板。「各」的一聲，進來了一個白衣護士，君範忙裝着正襟危坐的樣子，不敢看她的面孔；其實他每遇見一個陌生女子，總會從頭到腳看個痛快，這次不知怎麼竟「道學先生」起來了。

「先生，讓我驗溫度」，她小聲的說，聲音是怪悅耳的。

君範覺得腦子裏有點空虛，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只好乾脆的把嘴張開。看護小姐小心的把驗溫器揷在他的舌底下，他看着天花板，她却注視着地板，一動不動像時裝店裏的兩個木頭人。幾分鐘後，她把驗溫器取出，君範忙拿出手巾擦擦手，乘機揩去額頭的汗珠。

「痛嗎？」她伸手摸一下他的喉部。

像觸到電流一樣，他的心激烈的震蕩一下，「不，一點也不。」他搖搖頭，覺得她的手

有點神秘。

「請跟我來。」君範跟在她的後頭，大胆的欣賞她的背影，披在肩上的波浪式的秀髮，潔白的衣掩不住誘人的曲線美，姿態輕盈欲飛。她的背影給予君範的印象是「美」。

她把他帶進一間整潔的病人室便跑了。他寂寞的獨自在房裏踱方步，在窗口看樹木，最後索性躺在牀上看天花板，腦海裏浮沈着那怪迷人的背影，他覺得心裏頭有點飄飄然。

「各」的一聲，君範的眼光下意識的移到門處，進來的是一個肥胖的老看護捧着晚餐；失望的陰影迅速的掠過他的心頭，他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感到暫時的失望。

天晚了，迷人的背影依舊沒有進來。

三

失眠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君範睡得很遲，太陽照到牀上，他還沒有醒，直到神秘的手觸到他的臉孔，他才慢慢的睜開眼睛來。

「好起身了，先生。」看護小姐輕輕的說，聲音依然是怪悅耳的。

君範擦擦眼睛，覺得很不好意思，勉強對她笑笑說：「對不起」。

她照例的把驗溫器插在他的舌下，半分鐘後，君範的眼光偷偷的由天花板移到她的面上

，他看清了她那富有吸引力的鵝蛋臉兒，彎彎的兩道柳眉下，配着一雙神祕的眸珠，漸漸地她的眼光也由地板移上來了，四目一觸，立即分開來，彼此的臉上都激起了片片的紅霞，但是不久四道目光又開始移近了，像磁鐵般緊緊的相吸住，再也分不開。

「怎麼你老是凝視着我？」她含羞的問。

「假如你不凝視我，你怎知道我在凝視你？」他含笑的說，針鋒相對的回答她。

她笑了，這是含有一萬分神祕的笑，粉紅的臉兒迅速的現出了兩個酒窩，圓滑欲滴。君範情熱的望着她，心裏竟想着：「上帝的傑作啊！」

窗外春色惱人，屋內充滿了輕微的談話聲和愉快的笑聲。

四

開刀三天後，君範已能自由行動了。在那三天裏，他像一隻柔順的小綿羊靜靜的躺着，她像一隻白天鵝時刻都忙着向他的房裏飛。窗前的粉紅花怒放著，微風詩意的把小粉紅花瓣帶進房裏，他倆的愛苗便在這粉紅色的境地裏滋長着，點綴着醫院的春光。

神祕的眸珠留不住無情的時光，他匆匆地隨着粉紅花的凋謝無情地溜走。

是一個月融融的夜，白菊花的石椅上倚偎着一對親密的愛侶。君範緊靠着白衣安琪兒

，低聲說道：「鳳，明天我要走了，別難過，暫時的別離是會加強我們的愛情的，等我徵得父親同意後，我們可以立刻結婚。」

她脈脈含情的點點頭，柔和的月光照在她嬌美的臉兒上，微風輕奏着優美的月光曲，他突然擁抱着她，吻着她，靜寂的夜裏，只有他輕輕的耳語着：「……………像月般的純潔，花一般的美麗……………」。

突然，豆粒般大的淚珠從她的眼裏滾出來，她緊握住他的手，抖戰的說：「範，寬恕我，我欺騙了你……………」。

「鳳，不要這樣說……………」。

「不，範，我欺騙了你，我曾經離過婚，我結婚六個月後，因為受不住他的虐待，而毅然同他決裂，分道揚鑣，雖然我沒有父母，我可以獨立，我有我的自尊心，我不情願做花瓶。範，我對不住你，我欺騙了你……………」。

君範望着她帶雨梨花般的臉兒，內心的矛盾在交織着，猛然間他抬起頭來，堅決的說：「不，你沒有錯，雖然你已失去了肉體上的貞操，你的心還是純潔的，結婚首要條件是愛情，並非肉體，鳳，我永遠愛你的，相信我，鳳。」

她的眼眶充滿了感激之淚，他倆擁抱着，狂吻着，愛之火已將他倆溶成了一體。

五

天高氣爽，君範懷着一顆愉快的心踏上歸途，腦子裏憧憬着來臨的幸福和快樂：「……結婚……度蜜月……啊，最好是金馬崙……」。他得意地笑了。

到了家，他連跑帶跳的走進屋裏，家人親密的圍住他，父母親關心的詢問他，他却「心不在焉」的做一個「走馬式」的報告。

入夜時分，他懷着不安的心情走進父親的書房裏。這是一間古色古香幽靜雅緻的斗室，書架上滿列着四書五經的古老書籍，他父親燃着兩撮小鬚正在搖頭朗讀着「朱子家訓」。

「爸爸！」他的心跳的很厲害，呼吸也很急促。

「唔！」他的父親放下了書，擺出一個顯聞其詳的姿勢。

「爸爸，我已有了理想的對象，她是在醫院裏當看護的，對人很和善，我這次全虧她照顧，所以我想……。」

「很好！」老人的皺紋的面孔迅速的激起了絲絲的微笑，掩不住抱孫心切的心情。「在這婚姻自由的時代，當然一切是依你的喜歡，不過對方是怎樣子？」

君範覺得前途很光明，不禁輕鬆了許多，他知道他父親是不注重金錢的，便眉飛色舞的

說下去：「她自幼便沒有了父母，全靠她叔父的撫養，大了便學習看護，她有自立的精神，她更有奮鬥的志氣，去年她結了婚，因爲不堪丈夫的虐待，便離了婚，以後……」

「甚麼？結過婚？範兒，你瘋了，你怎麼會愛上一個不顧貞操的女子，不能夠，絕對不能……」

「但是這是沒有法子的，她的心是純潔的，她絕對不是一個無恥的女人，她……」君範慌了，他覺得事情不妙，他知道父親是很固執的。

「絕對不能，我家代代清白，決不容一個無恥的女人來沾污，範兒你瘋了，好的女子多得很多，爲甚麼偏愛上一個不顧貞操的女子。」他的父親發怒了，順手把那本『朱子家訓』擲在地下，大聲的斥責。

「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尚且如此，何況我……」君範慌亂中拉來一套古典，藉以打動父親的心。

「我的媳婦須不是這種女人，不聽我的話就不成！」他父親怒火沖天的走出書房去。夜色蒼茫中，君範呆呆的站着，像失去了靈魂一般。

在父親堅決的拒絕及母親緩和的勸告下，他開始動搖了，數日來的失眠改換了他本來的面目，他感到環境的可怕，人生的乏趣，他慚愧他沒有革命的勇氣，最後他忍痛的發出這麼一封信：

『鳳小姐：萍水相逢的認識你，我們相愛，我們傾慕，然而我們竟做了封建觀念的俘虜。頑固的父親腦袋裏充滿了十八世紀的「好女不嫁二夫」的思想，始終拒絕了我的要求。我曾反抗，哀求，可恨都沒有效力。鳳小姐，過去一切當牠是一個粉紅色的夢吧，我唯有拿着我的眼淚來洗去我的罪惡。來日方長，好自爲之。君範』

數天後他接到她的回信，他以着抖顫的手拆開牠，却只有寥寥數行：

『君範先生：我看見一個有爲的青年，懦弱的屈服在封建的魔手下。我更看見一個弱女子能夠操縱她自己的婚姻，而一個有志氣的男子漢卻在受人支配。我爲她而驕傲，我爲他而慚愧。白衣女』

七

從此君範變了，昔日的天真和樂觀都消失了，他終日裏垂頭喪氣，他只看見整個世界是灰色的，陰沉的。

南洋文庫

2

玲 玲

編者：曾

鐵

忱

督印：龔

延

齡

發行：新嘉坡南洋商報

印刷：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

新嘉坡三峇哇律

每册叻幣五角

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印行

社 著 經 道

南 洋 華 僑 會 館
代 理 人 陳 德 興
總 經 理 陳 德 興
分 經 理 陳 德 興
W K

號 廿 脚 門 場 市 去 中 花 巴

